

儘

淚

傾

血



M6
1224.6
184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七年

儘
淚
傾
血

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印



3 1760 9812 1

編者
譯者

馬耀犒
王奎斌

耶穌會士

開幕前的報告

吳順德致命劇共分四幕，第一幕的內容：吳順德，是吳士良翰林的次子，年十四歲，是一位品行端雅，天性溫和，靈魂清潔的童子。在中國乾隆年間，聖教艱難，當時的教友，在民人眼中，視爲私投外國的奸細，殺人放火的兇犯，凡有暗殺的案件，就誣說是教友殺的，恰巧當時皇上的大宰相，被人暗殺了，這個兇信傳出後，就有人控告，說是教友殺的，在這個時候，有皇上的侍衛首領，名叫安有爲的，找着機會，進到吳士良家中，爲尋覓兇犯。吳士良，是當時的翰林博士，富有財產，其妻早死，膝下只有二子，長名順利，年十八歲，是一個輕薄青年，次子，就是順德，吳士良，本是

教友，因爲聖教艱難，信德薄弱，恐遭殺身大禍，業已背了聖教。安有爲有意誣陷吳士良，爲殺害宰相的兇犯，捏造了幾條証據，願意因着他次子順德是教友，就証明父親，是暗殺宰相的兇犯。在這個時候，有吳士良家中的一個老僕人，名叫丁維屏，他乃是暗地裏奉教的信友，和他的老朋友漁夫劉萬祥，及萬祥的兒子，劉紅樂，年十五歲，相幫吳順德，開聖體，成全教友的本分。

第二幕，被殺宰相的侄子，唐守仁，相幫安有爲，設計預備傷害吳順德，同時也勾引順德之兄，吳順利，在裏邊說些壞話，鼓吹些壞事，順利真是一位，不良的少年，常在他父親跟前，讒謗順德，填壞話，這時他的父親吳士良，心中甚是不安，對於自己的背

教，有點回頭後悔的心了！這時順利，以爲自己的話，入了他父親的心，見有機會可乘，便想各樣法子，千方百計的，願意謀害他的弟弟順德，好獨得父母的家產，安有爲爲這件事情，又在順德身上，找了很奇妙的法子，爲叫順利，達到獨得父母遺產的目的。

第三幕，吳士良，原來不知他次子順德，是個教友，當時他的家僕，丁維屏，在他跟前，把順德的事情，很詳細的陳述了一遍，因此，他才知道他的兒子順德，是個教友了！這時安有爲，因着順德的便利，就想了個法子，傷害順德，就叫順德，同一個跑信的人，帶着一個口袋，向皇上面前招禍去了！然而吳順德，什麼也不疑惑。吳士良，因此就被皇上，逼迫他尋找暗殺的兇手，限他三天的

儘淚傾血

陸

工夫，務要把兇手查出，不然定要重罰不赦的。三天的期限滿了，他也不能向皇上答覆什麼，於是就要加給他一個刑罰，從此以後，衙門裏的人，因着安有爲的詭計，就把吳士良，一總的家產，充了公。吳順德才知道，是上了安有爲的當，把事壞在他手裏了。

第四幕，順德被監禁，教友受虐待，後來吳順德，被安有爲手下的人，上了重刑，判了死罪。順德看見了他父親，說明自己死的冤枉，並爲救父親的靈魂，以後衙門的差役，就把順德領去，上了刑架，正在這個時候，汗流氣喘的，跑來一個送信的，說明暗殺宰相的兇手，不是別人，就是安有爲自己，現在這件密事，才訪查明白了！到底，爲救順德的性命，已是來不及了！可是，順德爲死的事

情，把靈魂早就預備妥當了，吳士良，等他兒子死了以後，自己也說明了，他也是奉教的，亦受重刑，爲天主致了命。這就是本劇內容的大概，若得其詳，那麼，就請大家，一幕一幕的看吧！

登場人員 吳士良翰林。 吳順利，士良的長子，年十八歲。

吳順德，士良的次子，年十四歲。

吳志善，士良的兄弟，退伍軍官。

安有爲，侍衛首領。

唐守仁，被殺宰相的侄子。

丁維屏，士良的家僕，是個教友。

劉萬祥，漁夫，教友，丁維屏的朋友。

儘淚傾血

柒

盡淚傾血

捌

劉紅樂，萬祥之子，年十五歲。順德的小朋友。

潘虎臣，裁判官。

囚犯教友一人 獄丁一人 獄僕二人

兵士四名（不言）

劊子手二名

本劇實演地點：北京刑部

時期：紀元後一七〇〇年，乾隆皇上，再度逼迫教友的時候。

佈景

美麗的花園府第對面，右邊有一小門，通遊園大門外一條大道，左邊有一小門通府第，左邊放着一小杌，一躺椅。右邊有兩小櫬，且有花盆，及修花園的傢伙。後邊一道牆，當中一扇大門。

幕壹

齣一

順德（在右邊修整幾個花盆）

無花的院子，有什麼好處呢？好像一個無愛情的
心腸呀！這菊花當在那更有陰涼的地方……如
此……也早開花了罷！誰弄壞了我心愛的含羞
草呢？

維屏（領着擺徑路的僕人）可憐的兒童呀！我每次見了

儘淚傾血

一



他，我的眼淚立時就汪汪的流個不止。一個這麼善良的兒童，怎麼可以住在那樣的家庭裏呢？順德啊？不要費力吧！並且今早天氣惡劣，又不大涼快。

順德 修着我的花很有趣，也不儂。

維屏 那便是一個僕人，應做的工作哩。

順德（維屏且搓手，而帶着誠實的樣子）維屏啊！我父親爲什麼那麼憂悶呢？

維屏 是因爲有人叫他傷心。

順德 什麼人呢？

維屏 有不好的人惱恨難爲他。

順德 爲什麼惱恨他呢？

維屏 爲什麼呀？因爲他們是沒有良心的人。……常用白眼看待你，同你的家屬。幸虧那些惡人，不能隨他們自己的私心。

順德 那末？我也受他們很心對待了吧！我做的事，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呢？

維屏 不是你的過失，你是好孩子！但是你該爲你的父

親祈禱，那是很要緊的事。

順德 父親不念經，是什麼原故呢？

維屏 因爲他不会。

順德 我教給他念經，可以不可以呢？

維屏 你不要再提了！後來再說：你玩要去罷！

順德 父親爲什麼也不願意我們念經呢？

維屏 你常談爲何兩字，這真是可煩的事！難道你拿着我當做同你父親一樣的博士嗎？要理問答，你已經全讀了嗎？

順德 還不全哪！

維屏 既然如此，你該快快的讀完了！因為不久，神父就要回來，難道你不願意開聖體嗎？

順德 我去我去。（出去）

維屏 可憐的順德啊！並不想你家裏發生了不幸的事。巴不得你這個清白的孩子，到末了得天主教仁慈的照顧！

齣二

維屏 二位大人，我在此候命。

仲俊 不敢當。不敢當。學生們來此，爲向吳士良博士請教。請你傳報一聲！

維屏（抬手叫一個僕人來，且打發他到家中）照辦照辦！

守仁 恭喜恭喜！志善大將軍！

志善（站起而回拜）不敢當不敢當！好說好說！自從去年當過了大將軍以後，從那時既然變了無用之

人，所以只好現在退伍啦！

掛印

守仁 大人的退伍是有榮譽的。

志善 鄙人曾怠惰職業，虛度了光陰。

維屏 吳撒大人！請你們等一回！請坐片時，請坐片時！
守仁 我們的事不甚急迫，等待幾時也無妨。

仲俊 真是不急迫的，我來是爲一個學問的疑難。原來
我要開始度教授的生活，將行嚴勵的考試。是以
我時常驚懼不安。天啊！我心裏難過得很！

志善（搖着頭）

守仁 仲俊啊！放心罷！博士的榮冠，眼看戴在你的頭上。何必這樣的悲觀呢？

志善 公子啊！昨天晚上朝廷裏一個紛亂的聚會，打消了我的妄想。

守仁 可是要請大人仔細的講一講好麼？難道出了什麼意外麼？

志善 本省官員們，開了總集會，把暗殺的情形，都仔細的研究了，最後衆口一詞的說：宰相是被

謀反的教友們殺死的，因為教徒們曉得宰相準備了立法，反對他們的教規，所以用計把他暗暗的刺殺了。

仲俊 真是巧妙的方法！

守仁 殺人的是誰，還不得知！

志善 可惜！至今尚未確知；但是在聚會時，衆議員皆以此罪案，爲士良所爲。原來那天晚上他出了宰相府，不久發覺宰相死了。

仲俊 二位大人有何舉動？

盡淚傾血

志善 把那個很重要的問題，研究了以後，纔知除了這一點以外，並沒有別的。

守仁 可相信是他嗎？

志善 真可惜呀！那會中主席訴呈，作證士良大人，有暗殺的嫌疑，等他說完以後，家兄就站起來，大聲回說，大人所說的，定不屬實，同時衆議員，又都發出了一陣反抗的呼聲！

守仁 何等的爭論啊！

志善 天子就向士良說，吳博士，是否肯發表謀判者的

姓名？吳博士答應說，刺客定非一信友。天子又說，難道汝不顧慮國家的平安嗎？吳博士便發誓，否認刺客是信友。天子定斷從寬說，朕暫且是良善的，放你三天的限期，在此三天內，你若尋不着凶手，那時你必知道天子的公斷了！天啊！我家屬是何等的不幸啊！

守仁 請志善大人恕我，我要說句，您不奈聽的話，到底是真實的，就是士良甚奇特的行爲。

仲俊 他更不合一位大博士的身分，因爲從前信友們，

連着一百多年的工夫，受了康熙皇帝的特恩時，他也聞風響應奉了教。

守仁 並且也是大家看得見的，就是他偏從西洋人的那迷糊的樣子！

仲俊 反倒有五十年上下，雍正皇帝時，他就復信了先祖之宗教，因此就了然輕棄前時的教。

志善 難道這算恥辱嗎？

仲俊 依我看來，在普天下這樣的翰林，換教如換衣，這不是榮譽之事！

守仁 還有更不好的光景！哪就是雖然他與信友們相識，可是他還將他們與虐待人顯示，這豈不是表明他，是一個品行惡劣的人嗎？

仲俊 還有一個笑話！哪就是他一方面換了宗教，可是又一方面，衛護信友們，因此我很憐憫志善家裏的患難，但是這巴不得，不該受的患難，連老天爺帶信友敬拜的天主，同怨恨士良之行爲。

志善（帶着煩悶的面容站起）告辭！告辭！這樣的談話，真叫我憂悶得很！再會！再會！（出去）

仲俊 欽敬志善大人！

守仁 志善是可憐的人哪！惟恐其身受牽連，一同破敗……噢！士良博士！還沒來嗎？

仲俊 他是何等的氣不過呀！我們到花園裏，等着他去才好！（仲俊守仁出去僕人擺椅子以後也出去）

齣二 有爲 維屏 一僕人

有爲（從外邊大模大樣的進去，維屏立時拜他，且云）這爲我是一個煎燥的小魚，但是他不肯先吃我

的虧，我也無奈他何！

維屏 有爲護兵，敬候大命！

有爲 有幾句話，要同你東家說！

維屏 東家現在，有很重大的事件。

有爲 嗜！什麼很重大的事件哪！

維展 與我何干呢？

有爲 (婉轉的樣子) 連半句你也沒有聽見，也不記得嗎？

維屏 鄙人乃一個僕夫，所以只管盡僕人的職分罷了！

有爲 若是一個靈巧的僕人，必能乘機曉得的。

維屏 我不知道什麼，並且更不記得什麼。

有爲 (獻着一個錢袋) 到底裏邊的銀錢，一定輔助你的回想啊！

維屏 有爲大人啊！我一定是見利不忘義的。

有爲 (帶着輕慢的樣子) 可是你怕錢割手嗎？那麼就不給你……先告訴東家知道，說我在這裏好了！(自言自語的)

不料這家裏，還有這樣多情的人呢？這不是很奇怪

妙的事嗎？

維屏

吳大人請您稍坐片刻，等待一時！

（使僕人拿椅子請他坐下，可是有爲，絲毫不理）

齣四

有爲

守仁

仲俊

仲俊

士良既然正在解說着，這難解的問題，我承認這
是十分不好的機會！改日我再來好了！再會！再
會！（出去）

守仁

再會！再會！（帶着憂悶的容貌進前邊去）

儘淚傾血

一七

有爲（假作喜樂之人）馳名的守仁啊！怎麼好？既然你的運氣這樣好，還疲倦嗎？

守仁 並不是我有好運氣的啊！却是我到遠路的佛山，燒香去了！剛才回來的。

有爲 哎喲！你變了佛教徒的消息！不是假的了！

守仁 或者不錯。

有爲 可是你不慙愧嗎？貴族及儒家的本教，就是天道，惟獨小民們，拜那大腹的佛爺。

守仁 我也知道，但既是老天爺不聽，還可以求援於佛

爺，我作了嚴厲的補贖，爲使其感動，就是我從這裏到他那裏，是徒步去的，又每百步，向四方磕頭四次。

有爲 我只好嘆羨你這樣的熱心！

守仁 在廟寺裏邊，我再三再四的叩了頭，並且在那裏，有一做苦工的人，在廊子裏度日，帶着鐵鏈，且時常臥於釘牀之上，與其多施捨，還不如不爲惡！不料於二十日之前，你得了宰相的遺產，那還不夠？你還要老天爺，或佛爺，賞賜什麼恩澤嗎？

守仁 夠了！夠了！我不求老天爺賞別的了！到底，我心裏不大平安，因為士良懷疑我，也是暗殺中的一份子，所以他想敗壞我，為的是他自己好脫險。

有為（自言自語的）這個人所以做我的好帮手。（向守仁）守仁啊！我覺着我不能反抗老佛爺的暗示，就是為作你的救難者，你也決心立定了主意嗎？

守仁 不錯，我已經定了主意，就是不論用何法，為防守我自己。

有爲 雖然你自己說，爲防守自己，無論何法皆用，可是你也要用，謀叛的士良，要受的那一個十字架的刑罰，也不後退嗎？

守仁 這樣，士良大人，也在內了！

有爲 莫非他保護信友們嗎？

守仁 到底我的伯父，被他殺死，果有證據嗎？

有爲 哎！你不認識辯護的本法，就是天子已經裁判了，就算完了，難道你想士良，能在一個茶盃內浸死自己嗎？我決定在第三天以前，你就要變成了那

個殺人的兇犯了。

守仁 求佛保護，受這等誣告無罪的我！

有爲 佛要賞賜給你一個幫手，不是別人，就是我，你信任我罷！並且天子也很知道士良，是一個很有關係的人，現在天子還給他三天的工夫，爲叫他回想回想，可是一總的官員，不贊成。因爲士良他是有名望的人，並且也是因爲在幾年前，他對教友們很苛暴。

守仁 士良對於我的父親也很苛暴，實在我不明白，我

的父親，因何進教，你不知道我爲我最可愛的，被士良謀害的父親，流了多少眼淚，所以我不能不惱恨，那可惡的背教者。

有爲 你父親的陰靈，定要喊冤報仇，這是佛的命令，也是我爲救你的好法子。請你拿定主意吧！

守仁 我該走的是什麼路呢？

有爲 你聽着吧！士良有二子，長子名順利，次子名順德，但是他溺愛次子，可是你很知長子順利的品行，很不好，實在不是一塊寶貝啊！我們應當使他

長子，對於他次子的嫉妬與恨心，日日增長才好！如此，順利就要變成他弟弟的仇敵了！他便能做我們有力的幫手了！你想這不是一個容易的法子嗎？

守仁 對了！但是我找方法。

有爲 哦！萬沒有什麼難處，現在順利，既是天天作惡，所以不難叫他上這個當，我管保一定，這個事你們交給我辦好了！至於你單單叫他的父親，一天比一天更氣，更怒罷了！並且士良這幾天，正發大

怒，順利又不想別的，但想找樂，且他已經出去四天，打獵去了！到如今還沒有回來，所以現在下手正好，那一定是一鼓風順，馬到成功，巴不得使順利同他父親爭家產。噫呀！士良來了，勇敢啊！

齣五 志善 士良 及前人

士良（專心的樣子）可是有爲大人，尋找了沒有。（有爲俯首）（守仁鞠躬）

有爲 是的，我已經急速的尋找了！並且也是照着士良

博士的命令。

士良 有什麼結果呢？

有爲 真是可惜！沒有什麼結果，因在暗殺之際，臨近橋的地方，一個人也沒有。

士良 這末，北京城中殺死了宰相，已經有十天的工夫，爲探聽兇手的消息，要說還沒有找到一點形迹，那是萬不能的事兒。

志善 誰知道警察們，盡了他們的本分沒有？

士良 這也是我曾估量到的，定是警察們受了賄賂。

有爲 這萬不是警察的過失。

士良 定是看得出來的。

有爲 已經察出殺人的兇手，請你原諒。現在我要說幾句不謹慎的話，可是博士，爲保護教友們，得了多少錢呢？

志善 家兄不是受賄賂的人。

有爲 可是，爲什麼他用懷疑的態度，審問教友們呢？

士良 我單服從公堂的命令。

有爲 士良向來是作破壞教友的偵探，現在他說服從公

堂的命令，真是可笑的事。

士良 請有爲兵頭，該說點謹慎的話。

有爲 士良博士，爲他更好是多憐憫憐憫自己。您自己難道不覺得，沒有人怕您嗎？只好照輿論罷！

士良 不是，殺人的，一定不是一個信友。

有爲 什麼？一定不是一個信友呀！怎麼你能說這樣肯定的話呢？

士良 我認識他們，並且這也是我良心的驅使。

有爲（哨語）不錯，就是一個背教的良心。

士良（發怒）無耻的東西！

志善（阻止）不要這個樣子，這是有損無益的事。

有爲 你這無禮的兵頭，快出去吧！

士良 他該指教那些，同類亂行的人哪！

有爲（向守仁大笑着從後面出去）你還怕這樣的傀儡

嗎？

齣六 志善 士良

志善（使士良坐且撫慰之）不要同這個，只有兵頭衣

儘淚傾血

二九

服的光棍，費話了！

士良 他不但是一個光棍，並且也是一個懦夫，我失任以後，他就欺辱我，且很自大的樣子，到底等我恢復舊任以後，可以比一比誰強誰弱！

志善 士良！怎麼你不用那張文件，當一張憑據呢？

士良 你要知道，我已經把這文件，上下四面，都考查了！

（拿出來一捲綢帶子）這是文件最末後的一部分，到底在這上面，祇有明朝皇帝姓名的目錄，那

一天在宰相被殺以前不大的工夫，我差不多寫完了那文件的翻譯，宰相看着後頭，但有姓名目錄，所以就將文件末後的一部分，撕下去了，因為他不能忍耐了，他要立刻到皇上那裏去，因為這些姓名，是十分難解的，所以宰相給了我，為的是叫我更安穩的，在家中繙譯。他也不叫我說這個事，可是他自已，以後對別人說了！

志善
那是自然的，因為他已竟暗示給了那個坏蛋，這個坏蛋知道了以後，就在橋欄後等他，後來刺殺

了他。

士良那天晚上，宰相上朝去，真是爲呈上這張文件，可是兇手殺了他的目的，也是爲的偷這張文件，並非爲錢財起見，因爲實實在在的，在宰相的屍身上，還有那許多寶貝的東西，少了的，就是他常常帶在身邊，爲保護自己用的那一把小刀，可是刀鞘還在身上，還有一個紅綢袋子，裏邊有要緊的紙張，同時也不見了那把刀，恐怕在爭吵的時候遺失了。可是想不到，那紅綢袋子，也遺失了。

但是把衣服撕破了很長。

志善
阿彌陀佛呀！我承認無論何人，一定都很眼熟，爲
得到那張文件。在一百多年以前，明朝末了的皇
上，把京城失了，因此自刎于朝庭，可是皇上的
寶物，到如今還未曾找着，你看那個文件，現在立
刻出顯了，再好沒有了！上面的字，是不是中國
字？

士良 是的。却是寶物潛伏之所，是在這個長十倍的綢
子上面，很詳詳細細的述說了，但是用的古字。因

爲認識這種字的人很少，可是我認識，所以宰相叫我秘密繙譯此事。

志善 再者，有什麼指明，你也不記得嗎？

士良 有，就是那寶物潛伏之所，在某河心的下面，離某人十五里遠，河同城的名字，宰相不准我說。我想刺客萬不能阻回水勢，所以爲他，只好把那綢子送回皇上那裏去。至于我，只好緘默以待罷了。

志善 我承認你所定的主意，一定是很有見識的！

士良 當時還沒有失望，唉呀！我不能長久的坐着不動。

所以該當散散步去。（士良志善到院子理去）

齣七 有爲 順利 虎臣 維屏

（聽喇叭之聲及馬蹄聲）

維屏（從屋內走出且瞧）就是他，奴才啊！順利公子來了！（奴才往迎）

順利（穿着打獵衣，身帶小喇叭，及小鞭子，同弓矢，同有爲，及虎臣喜悅着走出）

我盼望我父親，有別種掛慮之事，（向有爲）你不

儘淚傾血

三五

肯同我們一齊來，就錯過了一個歡聚的機會！

維屏（有爲送給維屏打獵的器具從維屏出去）

有爲 就是看你們翻幾個筋斗是不是？

順利 萬萬不是的，我們反得了頭等的獵獲物哩，虎臣
啊！這豈不是真的嗎？

有爲（用侮辱的口吻說）可是一聯隊啊！

順利 一共有十六匹，是我自己數過了的。

齣八 志善 士良 守仁 有爲 虎臣

（士良同志善從院子回來同時守仁也從傍邊出來且給士良鞠了一躬聽彼等言談）

士良 順利！你怎麼過了四天，才回來了呢？

有爲（向順利小聲說）因為你現今已經十八歲了。這正是很好的時機。

順利（不悅）一個年幼者，隨從己意，可是一個重罪嗎？

士良 假使有人，只顧自己的私意，不管別人如何，就算

重罪了！難道你還是如同一個小孩子嗎？

虎臣 不錯。我們得了很好的成績，就是打着了四匹班鹿。

有爲 啊！你們見了四匹班鹿嗎？可憐的牲口！牠們一見了你們，是何等的驚慌啊！

順利 請你等一等，獵人，獵物，同獵犬來到時，你就知道！

有爲 既是如此，你就該遵守前約，使你的好朋友們吃牠們的肉。

順利 那是一定的，就是後天我們一齊坐席，萬不能爽約。

虎臣 我們快走到萬里長城跟前的時候，就順着小山脈西行，有爲發顯了新的足跡，我們立刻疾馳，爲尋覓那些牲和，果然工夫不大以後，一群班鹿，就顯在我們的眼前了！

順利 對了，你的事，我該加入嗎？

土良 不是，就是思念將來的成功。可是你除了盼望父親不變成老人以外，也盼望你將來運氣常好嗎，

看你弟弟多麼莊嚴吧！

順利 不錯；因為他性情愈笨，所以你就偏愛他，反到因着我是個有精神的人，所以只有煩惱。

士良（動怒）夠了！夠了！同你說來說去，也沒有用了！到家裏去，後來我不許你，你別再出來！

順利（喃喃自語的從左邊出去）

士良 虎臣裁判官！你可以用這工夫，為好盡你的本分！

虎臣 這樣的老頭們，是多麼討厭的！（聳肩自後出）

士良 有為兵頭！對於一個正走歧路的青年，不可以勸

說幾句嗎？

有爲士良的兒子，就是變了一個頑童，與我何干哪！

（從後台出去）

守仁（前來同彼等談話）

士良
可愛的順利啊！數年不斷的叫他讀書，就是盼望他升了博士後，繼續吾任，並且我對於他，毫不拘束，就是盼望他亂爲之後，要自動歸于正路。到底我的盼望是徒然的啊！噯呀！這就是交接不好朋友的結果呀！

守仁 士良之言很是有理，但是依愚見看來，是你的不對。

士良 怎麼會是我的不對呢？

守仁 您光嚇唬，無科刑，所以順利對於你所說的，毫不介意，如皮毛一般。

士良 可是我時時刻刻，常常監視着他。

守仁 說這是真的嗎？在十天前的一天晚上，順利到聖山上遠足，是爲度聖佛的大慶辰。在那裏他同他的朋友們，一齊吃很肥的，從家中偷出來的牛犢。

士真 怎麼樣？他們吃從家中偷出來的牛犢呀？

守仁 這是實在的事情，請你打聽打聽吧！若是博士心裏，有外面發顯出來的那種志氣，可以找一個容易，又靈驗的方法，就是奪他的產業呀！

志善 或者守仁講理，順德可以教你後半輩子享福，可

是你許一個頑皮，破壞你的生活嗎？

守仁 您若是想寬恕，且矯正這幼年人的偏情，那是很錯誤的！

士真 是的！是的！目前因我挂慮着別種事件呢。

守仁 賢人這末費心，爲辦我伯父的訟事，感荷隆情，然而不可使自己安逸。

士良 放心吧！這一時之激怒，後來務必把這個放肆的順利復歸舊職，這事在我身上！

守仁 立時不可嗎？有更容易的方法，雖然不是肯定的樣子，但好像是確定的法子，這樣也許順利要回頭改過，復歸正路，這樣博士的心更能平安，好能掌管自己的案件訟事。

士良 後來再說吧！關於朝廷那一方面，可有什麼消息

沒有？

守仁 鄙人不知道有沒有？

士良 至少在官界中，也沒有一個大新聞嗎？我憂愁的了不得，我就是爲這件事兒來的，爲查察結果怎麼樣。

士良 這件事兒如同前十天一樣，真是一個教人不可相信的事兒，到底實在是是真的，單請你指示我吧！再會！再會！（同志善一面走，一面說）

守仁 請吳博士不要懷疑，（鞠一躬後自語）有爲那個

儘淚傾血

四五

人，他很說理，這個事件辦的這樣便易，已起了頭，明天看怎麼樣吧！

齣玖 守仁 萬祥 紅樂 維屏 順德

萬祥 (同紅樂光脚走進，穿着打魚的衣服，挑着兩隻箱子，獻給守仁說) 老爺啊！可是您要買點，昨天夜裏打的鮮魚嗎？

守仁 (不理他，單看一看箱裏有什麼)
萬祥 還有早晨打的海魚哩。

守仁 不中用。（後走出）

萬祥 （放下箱）紅樂啊！叫賣吧！你的小朋友，必定聽見你叫喊的聲音。

紅樂 （用大聲叫賣）鮮魚！鮮魚！

維屏 （在屋子答應說）可是紅樂的聲音麼？（進屋子裏走進戲台）萬祥紅樂啊！怎麼好！有什麼新聞哪？你們找着了那位傳教神父沒有？他也沒受一點兒傷害嗎？

萬祥 他坐着我（自己）的小船來了。

儘淚傾血

四七

紅樂（活潑的樣子）我同神父一齊過了五天，他教了我許多事情，就是，比方教我輔彌撒，並且好久，他願意我作他的一個跟隨人，爸爸！您許我同他一輩子的工夫在一齊，是真的嗎？

萬祥 是的！是的！後來再說！雖然我五天的工夫行了逆水船，天氣也這末不好，可是我的心裏很快樂，因為我的小船，變成了天主的天堂。

維屏 我十分感謝你，並且也是替一總恭敬天主的人感謝你，現在的逼迫又復興了，且比從前更加厲害，

可是我絲毫不害怕，因為有天主的相幫。

維屏 順德，在那裏哪？

紅樂（瞧看院子且說）真是他就在那裏呢？並且他看見了我，招手叫他來。

維屏 神父也在那裏，我願意望一望神父，為赦我的罪，也為領聖體。

萬祥 神父整天藏在我的船裏，雖然他的生命，是這樣難堪的，他實在不憂愁，倒很快活。但是因有外國人的面容，所以不能出外，因此他黑夜的時候，

要在做棉花人的房子裏，舉行彌撒全祭。這個房子，離最後的那橋不遠，這個就是我該當通知，各個教友的信息，因為我作魚販的，走來走去，不能使人懷疑。（不斷的談話順德很喜歡的走進）

順德
紅樂啊！你真是一個有福氣的人，天主在你心中，
是何等的福樂！

紅樂
你該當知道，一連五個黑夜裡，我領了聖體，這
是你想不到的事！

順德
請你給我講說明白領聖體後，所覺着的是什麼？

紅樂
你看神父對我說過了：「你還沒有一個想像，爲知道我們進天堂的頭一天，是怎麼樣的，你的靈魂一離了世界，護守天神，就把牠送到主宰光耀的府中，同時一總的天神們，穿着潔白明亮的長衫，迎接牠，後來領着牠，拜見聖母，再者在這個光耀的當中，天神們領着牠，到吾主耶穌那裏去，一到了那裏，吾主耶穌就立刻要親吻牠，你開聖體的那一天，也是這個樣子，就是在你的週圍，都是光耀的喜樂，一定那一天，也有無數的天神

們，侍立你旁邊，又加上聖母降下，爲親手送給你她自己的聖子，「你明白了嗎？」

順德 明白了！維屏！多咎我也可以開聖體呢？

維屏（向萬祥說）我今天黑夜，在可能範圍內，一定要到你們那裏去。（向順德說）至于你，後來我們要找一個辦法。

萬祥 一定該當，先找成年的人來。

紅樂 神父說了後天開聖體，我算是做一個孩子的先生。

維屏 那麼，你就該當自己預備，爲後天領聖體吧！

順德 那一天是多麼喜歡的日子！因爲整天，同吾主耶穌在一齊。

維屏 對了！對了！一看你這個笑容，就猜得出來了！

紅樂 再者，從那一天以後，你必定要享福了！

萬祥 就是如同天神們，享的福一樣。

幕閉

幕貳

齣壹 順利 有爲 虎臣 仲俊 僕人

(順利及虎臣擲骰子有爲及仲俊坐在一圈椅上吸煙談話)

有爲 誰說我今天黑夜，吃了被那麼勇敢的獵者，打着的鹿肉呢？

仲俊 既是你有順利，虎臣，這樣英雄的朋友們，若得了意外可喜的事，那有什麼可驚訝的地方呢？

有爲是了。我十分後悔沒有同你們一齊打獵去！

仲俊 你不要憂愁了！因爲你的名譽，沒有受害，你就算在我們當中，第一個飽吃了肉的人。

虎臣（立起，帶着得意的樣子）這一次我贏了！

順利（立起，煩悶的樣子）把這些錢也拿去吧，（拿錢時對着虎臣撇去，往前走，也伸懶腰）

有爲 可是你的煩悶，是因爲一夜，同你的朋友玩耍的原故嗎？

順利 不是的，是因爲我不能出去，困在家中，如同一個

囚犯一樣。

虎臣（舉一杯茶）祝你安康！

仲俊 對了！我們也祝你安康！愁悶快去吧！

有爲 順利啊！喝點酒吧！這個是消愁惟一的好法子（獻茶杯給他）

順利 長舌的人呀！不要這樣大聲呼喊吧！恐怕叫家裏一總的人聽見。

有爲 怎麼？現在一總的人，正在熟睡的時候，你聽，還有人打呼嚕呢。

仲俊 順利啊！請你看守你的家產，更要小心你的弟弟吧！

順利 我的弟弟，從來沒有愛慕過他，因為我們兩個人的脾氣，大不一樣。但我不能不承認一個事情，就是他對於我，時時刻刻，表示恭敬的樣子，而且從來他不報告我的過錯。

有為 是真的嗎？可是你的父親，怎麼知道了那個佛爺的宴會呢？

順利 (發恐) 怎麼！我的父親，真知道了嗎？

有爲單單你的父親知道了，這還不算什麼。這幾天的工夫，你的弟弟十分溫利，真如羔羊一般，難道你還沒有看出來嗎？

順利 我的弟弟嗎？差不多他從來就是這樣的。

有爲 到底他從前，如同猴子一般的爽快，可是現在，他對於他的父親，常懷着一種詭計的心情，因此你應當小心你的家業！

順利 我敢定斷他，絕對沒有這樣的壞心，若是他真有這個不好的心，那麼我不論用什麼法子，都可以

阻擋他。

虎臣 好哇！這真是背教人的兒子，所應該說的話。

順利 (怒忿忿的) 虎臣！你不要忘了，現在不是在你的家裏，說話要檢點些才好！(別人撫慰他)

仲俊 不要生氣，一句罵人的話，有時如同一個風箱，爲再恢復我們的快樂，(笑一笑) 你們看他的氣消散了，到底我們，也該當憐憫他，因爲前兩天他的父親在朝廷裏……

順利 (大樣子的) 我的父親嗎？我早就輕看他！

齣二 前人及士良

士良（暗暗的走進）順利啊！你說的真是不錯啊！輕看
你父親的人，就是你呀？

順利 本來不是我說的……父親哪！你聽錯了吧！

士良 我聽的很清楚，你父親的心中，這樣悶悶不樂，
難道你還要難爲他嗎？並且我天天掛念着我的兒
子——你——盼望能爲你在朝廷上，找一個顯貴的地
位。

順利 可是我的意見不……

士良 我很明白你所說的話，難道你想拿我當個蠢漢傻子嗎？雖然你同仇恨我的人在一齊，爲使我失敗，可是我還是你的父親，並且我還能再恢復起來。順利恢復起來嗎？但願如此！

士良 你叫這些流氓，到外邊去吧！

有爲 士良博士有爵位的時候，我忍得住他的咒罵，可是現在不能忍受了！

士良 別說了！倘若你們這些人是良善的，一定不借着這個輕躁的青年，在我的屋子裏這末放肆，順利

啊！你叫這些輕看你父親的騙子手們出去吧！（僕人從棹上拿起蠟燭來，領一總的人出去）

齣三

士良 哎呀！今天黑夜，是多麼可怕的呀！可是順利他到飲酒歡樂起來了，真真的人人是我這個背教的對頭了！雖然我在前十四年，是悲痛至極的，可是也比不上這夜的悲痛。却是我夢見了被我的大罪殺死的內人責記利亞。她對我說：「你雖然爲他們，

把你自己的平安，良心，名譽，家屬，天主都犧牲了；可是他們反到如同背叛的一般棄捨了你」。是了！從前我單是口說背教的話，可是後來却實行了。責記利亞啊！請你饒恕殺你的這個劊子手我吧！我求你回到因我的罪，你棄絕的家裏來吧！好因着你的笑容，你的祈禱，使我們再得着歡樂，我已經得了懶惰的懲罰，你來就能感化我，變成個良好的人，『儘淚傾血』你說的這句話，還在我的心中，如同燒着的一般，（拿蠟燭拋擲她去，黑洞

洞的) 噯呀! 如此, 我的性命連一線之路也沒有
了! 在我心中, 是這末可怕的黑夜, 然而沒有一個
人知道。(一下子坐在椅子上嗚咽)

齣四 土良 維屏

維屏 (手拿着一把鑰匙, 及一點着的蠟燭, 不知土良
在這裏經過戲台, 同時自語云) 可愛的順德啊!
在他心中有天主耶穌, 趕他回來, 是何等的喜樂
啊!

士良 維屏嗎？你到什麼地方去？

維屏（慚愧的樣子）家主啊！這個時候您怎麼還在這裏呢？

士良 不錯，我還在這裏，你把鑰匙有什麼用呢？

維屏 家主願意知道有什麼用嗎？（把蠟燭放在棹子上）

士良 怎樣！難道我家裏的事情，我不能作主嗎？嚶啣！

兒子們貪生怕死，僕人們隨隨便便，你這個好人
哪！快說出來吧！

維屏 本來我不應當接受這樣的稱呼，並且更不能表示

洞的) 噯呀! 如此, 我的性命連一線之路也沒有
了! 在我心中, 是這末可怕的黑夜, 然而沒有一個
人知道。(一下子坐在椅子上嗚咽)

齣四 土良 維屏

維屏 (手拿着一把鑰匙, 及一點着的蠟燭, 不知土良
在這裏經過戲台, 同時自語云) 可愛的順德啊!
在他心中有天主耶穌, 趕他回來, 是何等的喜樂
啊!

土良 維屏嗎？你到什麼地方去？

維屏（慚愧的樣子）家主啊！這個時候您怎麼還在這裏呢？

土良 不錯，我還在這裏，你那把鑰匙有什麼用呢？

維屏 家主願意知道有什麼用嗎？（把蠟燭放在棹子上）

土良 怎樣！難道我家裏的事情，我不能作主嗎？嚶啣！
兒子們貪生怕死，僕人們隨隨便便，你這個奸人
哪！快說出來吧！

維屏 本來我不應當接受這樣的稱呼，並且更不能表示

同情，但我的心情，就是您的心情。你心中有什麼喜樂，愛慕，痛苦，在我的心中也有什麼喜樂，愛慕，痛苦。維屏是萬萬作不出背義的事情來的。

（天漸漸的晚了）

士良（和平的樣子）我猜著你心中的密事了，就是你要望信友們的彌撒去。

維屏 不是的，這真是冤枉我。

士良 你仍舊還是信友啊！

維屏 是的。

士良 你還敢在我跟前說這個嗎？

維屏（和平的樣子）我不怕！並且反倒還恭敬那保護信友的人，吳博士爲保護我們甯受責罰。

士良 我只保護公義，對於信友們，我真厭惡他們。

維屏（先和平後漸怒跟隨士良，士良俯首無言，步步轉背，去到旁邊）不是的，吳博士沒有這樣的惡心，他作這事，恐怕爲叫心硬些，從前您是個很好的信友，所以不能完全變成外教人，哈！吳博士不開口啦！我知道您爲什麼同一總的人生氣，這不過

是因着您心中的騷動，而發出這種暴怒來，就是在您心中遭了一種可怕不斷的苦痛，及良心的責備。

士良（帶着憂悶的容貌）是的！是的！我尋找平安，到底找不到，維屏啊！我旁邊的人，他們好像譏笑我，所以我很上火，可是我應當對你道歉。

維屏 我請博士不要想我是沒有熱情的人，就因這些微小的事，而冷淡了，前時在您好運的時候，我敬愛您，如今您在艱難當中，我也一如往昔，不離開

您，但是我不過是一個僕人罷了。可是有個別的該受您敬畏，賠贖的。

士良 這個是誰呢？可是一位官員呢，或是一位大臣呢？
維屏 不是，就是一位皇帝也不及我說的那個的能力大，不是別的，就是天主。

士良（驚嚇）天主啊！天主這可怕的兩個字啊！我一聽見這兩個字時，我的心中攪亂不安，真如下了地獄一般，天主啊！

維屏 是了！雖然數年前，老爺離開了事奉天主的道路，

可是，天主還等着饒赦你哩。

士良 饒赦我嗎？岔的路太遠了啊！

維屏 老爺不要失望，當祈禱，發謙遜才好！

士良 祈禱嗎？發謙遜嗎？這是不可能的事兒，我是一個被棄絕的人。

維屏 好在天主，用小人的口，爲請你到他那裡去，但這是因着最愛你的人得的，一個恩寵，因爲恐怕這是末末了的一個恩寵，請你小心，不要推却呀！

士良 若你真回了頭，就快快的逃走吧！因爲至公大主

宰的雷霆，快來到我身上了。

維屏
逃走呀！放心吧！我常常要在你旁邊不走，因為你的罪，我也有分子，所以我也應當同你一齊受這個困苦，不然，順德可怎麼樣呢？

士良
順德他也是該受罰的人，難道你不記得，我該受罪孽的那句話，就是「儘淚傾血」麼？一總的人厭惡凌辱我，爲我這個背教的，一定沒有被饒恕的希望了，被厭棄的我呀！被厭棄的我呀！（立時出去）

維屏 天上的大主啊，你可以看那清潔無罪的孩子所禱，消你的恨怒吧！

齣五 維屏 順德

維屏 順德他是怎麼悅樂的回來了！並且毫不疑惑，天亮了，（滅蠟燭）就是開門的時候吧，（去開門）我叫你等一等，因為你的父親，在這裏險一險連累了你。

順德 那個不要緊，你不知道，我是怎麼樣的喜樂，恨

不能叫你也能夠覺着我的喜樂，因為不是我生活，就是在我心中的天主生活。

維屏 那麼，你就保存着這個快樂的精神吧！後輩子若有困苦時，但在你心中，已有個幸福的紀念品了！
禮節怎麼樣好呢？請你報告報告吧！

順德 那裏有了花花耀耀，光光彩彩的，並且還有許多人全心祈禱，也有幾個哭着的人，當中是我們的地方，一共有二十個人，神父穿着白衣服，在先他講論耶穌降福小孩子們的時候，好像耶穌那麼

良善，那麼喜悅的樣子，神父給我們送聖體的時
候，宛如在天堂上一般！

維屏 不錯！不錯！彌撒以後，還有什麼呢？

順德

就是神父同我們，一個一個的說話，但此時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了一個傷心的痕跡，因為那裏的小孩子們，全是家長們，親身送來的，末了的時
候，紅樂喊叫我的名字，就是當下聽見一個聲音
說背教人的兒子，我一聽了這話，就戰慄不止，神
父在我的額上畫十字聖號，也說孩兒呀！這個罪

雖然不是你所犯的，但天主恐怕要着你賠補，我該當怎麼樣賠補呢？

維屏（憂悶的樣子）可惜呀！這真是一個向來沒有洩漏出來，可怕的密事，可是天主，已借着神父的口，說出來了！既然如此，我不能不說叫你傷心的這個話，但請你寬免這個罪過，就是你在世界上，十分愛慕的那個人的罪過！

順德 可是我父親的罪麼？

維屏 可惜呀！真是的。

儘淚傾血

七五

順德 可是這個罪，究竟是怎麼一個罪呢？維屏啊！請你解說解說吧！爲什麼你這樣憂悶呢？

維屏 在你未生以前，你父親是一位信友，因着他高深的學問，所以康熙皇帝，揀選了他做翰林院的翰林，但在前十四年左右，雍正皇上接了大位，對於信友們，發生了一個很猛烈的逼迫，那時你父親接到一個命令，就是該當背信德，不然連家屬，也一齊受很嚴厲的刑罰。

順德 爲什麼呢？

維屏 因爲他們，不是恭敬天主的人，所以對於信友們，這般的嚴厲，可是你父親，在這光景上，一面懷抱着你，一面哭哭涕涕說：「我自己情願拚命，但是我的內人，我的孩子坐監受苦，或漂流各處要飯吃，那是我不能忍受的。」這真是一個難受的光景。

順德 那時我母親怎麼樣呢？

維屏 她雖然難受的了不得，還勇敢的樣子，對你父親說：「你依靠天主吧！天主必定保護我們的。」可是

你的父親，沒有求天主相幫，所以少了勇氣，你只該憐憫他，因為他疼愛兒子們的緣故，竟公然背了教。

順德 這就是你剛才，所說的那大罪嗎？

維屏（跪下）（順德扶起他來）可惜！這也是我的罪，請你寬恕吧！我勸勉他背教，就是因為我怕在府上，丟了我的本分，所以我對他說：「只要你心裏有信心德就夠了。」他一聽了這句話，就如降服的一般，隨從了！一個人，若是一起頭犯了罪，宛如河

水決口，無法阻止了，皇帝想信友們陰謀不軌，與他爲難，因此皇帝願意剪滅他們，士良就被強勉，爲了指使的人，可是他先不隨和，後來究竟決行了。

順德 啊！因着士良指使，而犧牲的群眾，喊叫報仇的聲音，是多麼猛烈的啊！

順德 噫呀！我的母親以後怎樣了？

維屏 你的母親，因這難爲，就生了病，哭了幾個月工夫，因此身體瘦弱得很，到了臨死的那一晚上，

她叫你父親來，拉着他的手，且哭且說：順德的父親啊！你的罪真是彌天的大罪，到底天主的仁慈，是無窮無盡的，天主一定要寬免你，但你該儘淚傾血，這是神父暗暗指示你的話。

順德 這是我不能忍的事，我心憂如裂啦！

維屏 我深知你的難過，並且我也不能止住自己的眼淚，本來我以先願意遮瞞這個事實，這樣辦很妙，在十年前我已作了補贖，可是到了現在，天主的公義，還沒有止息，因此你說同我一齊祈禱，並且

還要依靠天主的仁慈，現在我要洗擦東西去，你
大胆些吧！（出去）

順德
可惜呀！我成了一個被棄絕的人啦！我盼望這一天，是我享福的起頭，可是變成最末後一天的福樂了！父親他是一個背教的人，因為他溺愛了他的兒子，我也是他背教原因的一份子，在天的大父啊！求你寬免我的父親吧！我自己情願當作犧牲，（哭起來了）媽媽！這樣好不？（覺着有人來了，拭淚也發顯喜樂的容貌）

齣六 順德 順利 有爲 奴才 維屏

有爲 (同順利進去) 你困倦了麼？怎麼不肯睡覺去呢？
順利 除非我知道的很清楚，那個探子是誰，一定不能睡覺去。

有爲 (見順利且指他說) 叫你父親逮住你的，就是他，實在他起的這麼早，一定不是平常的事兒。

順德 (往迎順利) 可愛的哥哥啊！請安！請安！(順利不答轉身) 爲什麼你常常待我，如同仇人呢？

順利 我待你，全如你的態度。

順德 可是我有得罪你的地方麼？請你說明吧！

有爲 (向順德) 你看他那做鬼做神的樣子！

順利 你爲什麼常常要窺探我？

順德 這不是真的，我向來沒有做過這事！

有爲 你看他說謊話，有多麼自然！(維屏叫奴隸搬棹子，看講話的人，且監視他們)

順德 你爲什麼猜疑我呢？

有爲 你自己報仇吧！

順利 (打他一巴掌) 拿去吧！這就是你的產業！

有爲 幸虧你會驅除這個蒼蠅。(獰笑)

順德 忍著吧！我的犧牲受創了！

維屏 (走進) 這個清潔的孩子，做了什麼害你的事？你對他這樣厲害呢？

有爲 滾呀！……又來了一個囉唆人的，也可收拾他一番。

順利 你要少管我們的事，多盡你的本分才好！

維屏 致於你，該多恭敬老人們！

順利 我知道你暗地裏的計謀，爲叫那個騙手，獨得產業！你這個衰敗的東西！難道你想我是一個愚笨

的人嗎？

維屏 順利啊！我在這府上的日子，比你多多了！可是從來沒有受過這種苛薄的待遇。

順利 你這些難過的話，是不中用的。

齣七 前人及士良

士良 (闖入) 難道你也是卑陋的人麼？

順利 (自出) 我一作事，他總要指責我。(向士良) 剛才我說的，就是那個傲慢的人！

士良 你不必推脫了：因爲我在那屋子裡，聽的很清楚。
（向順德，維屏）你們兩個可以出去，不可以因爲
我要責罰他。（順德同維屏出去）有爲少爺啊！你
受了什麼人的錢財？爲破壞我們的家庭？

有爲 士良！應該叫他們受更好的教訓。

士良 萬不是他們沒有受信友們的教訓，就是因爲他們
交接了壞朋友，因此敗壞了他的良心。

有爲 你所說的壞友是什麼人呢？

士良 到底你常在此，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托了你訪察

那暗殺的情景。爲這萬難不易的事，是否我給了你許多的錢呢？可是你只有幾個兒童的猜度回來了。請你出去吧！

有爲 我不該聽博士的命令，我只聽我上峯的命令，就是該在此伺探伺探謀叛者的動作。

士良 難道謀叛者的刺客們，住在有爲的家裏嗎？若有爲聽他上峯所給他出的命令，只該盡他的本分，萬不該引壞青年人的！（發怒）你又不願意受害，就馬上出去！

宥爲（安聲）我出去隨我的便。（向順利）你父親不久就要壞了。你及早躲避吧！（從後方出去）

士良 如今我要同你算賬了。

順利 同我算什麼賬呢？你常在門外探聽，可是有幾句你聽不清的話，或在一個談論時，因沒法出口，只得用手勢來形容。你願推論嗎？

士良 推論什麼？我看的很清楚，聽的也很清楚。正是你該離開這些流氓們，幾時你要成一個公正的人呢？

順利 你看我如同小孩子一樣。

士良 把不得你真成了孩子，你想父親費了多少心神，爲你在朝內得一個有聲名的爵位。

順利 哎！背教者的兒子！這個就是我的大名。

士良 聽信讒言的你啊！你也敢對父親這樣說話嗎？

順利 我所受的羞愧，是我剛才說話的緣故。背教者的兒子，這是群眾叫我的名號。

士良 這就發顯你同伴的粗暴了。

順利 不管粗暴不粗暴，到底常是真實的。

士良（怒忿忿的）恨惡我罪的時期啊！哎喲！一下子連正義帶尊貴都失敗了！（安聲）順利啊！你不該待我這麼苛刻，我犯了罪，但爲疼愛你的緣故。

順利 無人不輕慢信友們的探子。

士良 主啊！這真是你公正的嚴罰，只有我兒子一人說這樣無恥的話，我真是一個卑怯的人，因此我該受他們的凌辱，我也是一個無能的人，所以也應當受你的哀憐。雖然如此，可是我還是你的父親，故此也應當受你的恭敬愛慕；就是我立了不好的

表樣，你也不該效法；但你該全守我的好教訓；順利啊！我疼愛的順利啊！看看這麼困厄的我，難道你還不饒恕我嗎？可是我還該當給你道歉嗎？

順利 這是不中用的事兒！

士良 順利啊！看我在你脚下（順利笑士良發怒）順利！不肖的兒子啊！我的眼淚單招你的狂獍笑，卑怯的你啊！在你心中連一個好感情也沒有了，無恥的你呀！別人但傷害了我的名譽，敗壞了我的財產；可是傷了我心的，就是我自己的兒子，去吧！

若是你羞愧當我的兒子，就可以說你是老虎的兒子吧！我已經找了別的嗣子（出去）我要咒罵叫父母流淚傷心的孩子們！

齣八 順利 有爲

順利（自語）怎麼我失了產業呢？

有爲（顯輕慢的面容走進）不錯，就是對於產業一事，你可以不必掛念了！

順利 有爲啊！就是你，使我到此地步了。

有爲 怎麼是我的原故呢？我特特勸你留心，雖然如此，可是順德他坐在綢椅墊上，還很安閒，你爲吃飯，到要搖尾乞憐，且要過勞力的生活，你在朋友面前還有什麼臉面呢？（變聲）可是你明天同我一齊打獵去不？噫呀！要吃一碗飯，該當先吃一碗苦，吓！我向來相信你的聰明，可是沒有想到你被一個教友哄騙了。

順利 這樣順德是個信友了。

有爲 他豈不是一個信友？噫！論到同你有關係的事件，

我比你更靈通的。

順利 嚶！在我母親的墳墓上，有個十字架，所以順德每天晚上，到墳墓那裏去，嚶嚶嚶的念經。我這才知道是什麼緣故了，啊！有了主意，就是我自己要善于辦事。

有爲 並且我還可以，告訴你一個，最恰當的法子，但是目下沒有工夫，所以請你忍耐到明天吧！若現今在你心中還有與順德發生好感的可能，就請你消去吧！不然就是你不願意聽我的話，再會！

順利 再會！再會！真是我心中已經變成了一個惱恨的烈審了。明天……爲什麼明天？難道我的手，怎麼不立即殺了那個奸惡的人呢？一個人親手報仇，更有趣味，下手吧！（出去）

齣九 順利 順德

（中止戲台上黑暗——順利疑惑的樣子走進手中拿着点着的蠟燭把牠放在右邊的小棹子上——披着外套。外套的下邊藏着一把刀，順利怒不可遏的

聲音)

順利 (止步而聽) 可恨！可恨！今天黑夜順德睡得怎麼這樣遲延啊？半夜到了，可是爲什麼他還不睏倦？嘟嘟囔囔的念經呢？家裏的人們，都熟睡着，我要在這房子殺害他，然後把他的屍首，從窗戶扔到溝渠裏去，這樣隨着溝渠的水勢，可以把他沖到大河裏去，如此什麼人知道順德失蹤了呢？若有人知道了順德死的原故，可是誰又願意管一個教友的事呢？(諦聽) 來了！就是他，也就是他的腳步

聲音。來來來！我給你產業。（隱藏台後）

順德（從後台緩緩的走進）噢！爲什麼還點着蠟燭呢？也許是僕人遺忘了吧！（要拿去牠，止步）若父親還沒睡着，他定要聽見我說的話，今天晚上我祈禱又祈禱，我對他說，本來這是我好久貪想的日子，並且我也盼望這是我享福的起頭，反到：

順利（忽然走出攔着門）反到是什麼？

順德（慌亂）就是順利啊！難道他有一個壞意嗎？

順利 你今天貪享的那福氣是怎樣的呢？

順德 請你寬免，因為我不能先告訴你，因是我的福氣，同你的權力，沒有什麼關係！

順利 可是我不知道你，圖得我的產業呢？

順德 順利啊！你的財帛為我不中用，因為你的財帛，比不上我的，並且我的財帛，任何人也不能搶去。

順利 可是你不怕招我生氣嗎？（脫外套，刀掉下，撲順德欲抓住他，戲台黑暗，在台右台左舞刀）你在那裏？你這個狗信友啊！奸惡的偷賊啊！你不能逃出我的手去！我把產業給你！（黑洞洞的）

順德 吾主天主啊！請你幫助我吧！（吹滅蠟燭，且攔之，踢倒了兒子，在順利跟前，自己隱藏在棹子後面）

順利（被兒子拌倒在順德旁邊，同時刀也掉在他旁邊了，順德立即拾起刀來，二人在地板上搶奪，同時可以聽得順利的罵話）可恨，條皮的你啊！你這
個狗信友，奸惡的人哪！

順德（脫身逃走且帶着刀暗中瞎摸從後門逃出）我得
了救！主啊！我感謝你！（發光）

儘淚傾血

九九

順利（起來遠見走進拿着的蠟燭，）可恨哪！被尋獲的
我呀！（遮盖自己維屏）

維屏（急急的走進，拿着蠟燭放在棹子上）順利啊！有
了什麼事？

順德（還慌懼）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但吃了一驚。

維屏 可是爲什麼你吃了一驚呢？怪不得我聽見了這裏
一陣吵亂的聲音，那把刀是做什麼的？

順德 不做什麼，不做什麼，但是害怕的原故。

維屏（立起兒子來）你跌倒了，可是你受了害沒有？

(同時拍灰且拍拍他的衣服)

順德 沒有受害，維屏啊！謝謝你，請你寬免給我點蠟燭，後睡覺去吧！

維屏 (拾起地上的蠟燭點上) 你還不睡覺去嗎？已經太晚了，請你睡覺去吧！

順德 我馬上就去，到底還先要念一端經，你可以去吧。
祝你一夜平安！

維屏 (拿着蠟沒出去) 望你也一夜平安，快快的念你的經吧！

儘淚傾血

一〇一

順德 (擋着門手中拿着刀，向藏起來的順利) 你可出來吧！你所仇恨的人沒有負賣你，我但說一句，維屏立刻就要抓住你，到底我還能叫維屏來，你高興不高興呢？

順利 (負氣走出) 可恨哪！敗北了。

順德 剛才你真要把這劍，刺入我的胸膛，是這個東西不是？可惡的你啊！可是你曾經受了我的饒赦，你看我是怎麼樣的愛慕你，請你告訴我，你剛才作的。就是一時的怒火，你也痛悔你的過失，給我談

談，你還是我的哥哥！給我談談吧！

順利 你這一次得了勝，難道你想你就是個烈士了嗎？

（試攻打順德，可是順德的刀，對着他的胸膛，順利退後）你也敢嗎？

順德 你剛才也不是敢了嗎？

順利 哼！

順德 如今我很知道我的犧牲是怎麼樣，就是我自己作犧牲，倘若你願意作我的劊子手，就把你的刀拿去吧！不是我教你沒有這樣猛烈的願意，並且我

的血，也任你隨便吸取。賊刺客啊！到底我不怕你！（扔刀徐徐而出）

順利

詐僞的你呀！聽你說的這些話，你正好像一個可憐的犧牲，我反到是一個卑賤的。且被一個小孩子奪了兵器的人。也因着他的話我受了嚇（拾起刀來）真是這第一次你避免了，可是再一次，就不能避免了。

閉幕

幕二

佈景如幕一，左邊睡椅一，桌一，椅一，右邊桌一，
橙二。

齣一

吳士良，吳志善，潘虎臣，唐守仁四人，都坐着，丁維屏，同奴隸們，站在後邊，志善坐在左邊的睡椅上，士良在棹旁，虎臣在右邊，棹上放有紙捲文書，硯台，毛筆，各一，守仁在虎臣旁邊。

虎臣 今天是判死刑的日子，有二十二人當受死刑，爲教友們，不要說仁慈二字，皇上有命，叫一總的

儘淚傾血

一〇五

官吏們，捉拿教友，送往監獄，施行吊打，以致於到他們背教的時候，或受死的時候爲止。明智的士良，你看這就是激起皇止忿怒的緣故，所以他也就用這個手段，爲對付他們！

士良 虎臣官長，罪犯們承認了沒有，有份子沒有，對於那個人的命案。

虎臣 那不用提了！他們必是不承認的，我們用盡了一總的法子，爲教他們承認，也用了香燭，燒了他們的胥肢窩，好多的時候，以致於他們倒在刑罰之

下，可是絲毫也不能減少他們的固執。

志善 那末，我們怎能罰他們呢？

虎臣 幸虧那個青天，給了我們幾個證據，爲相反他的仇敵，前幾天，我們拿住了一個土匪，他說：「你們若放了我，我就把首相命案的真情說出。」那時我們就允許了他，你看我們從他口裏，已經得了真憑實據，因爲他說在一個月以前，那些狗徒教友們，送給他很多的錢，爲教他幫忙，可是，他沒有答應。我們看他顯露了真情，所以也就放了

他！

士良 一個土匪，爲躲避死刑，說那些話，是很便當的。

虎臣 明智的士良呀！你真固執的保護那些狗黨嗎？這是永久洗不掉的恥辱！

士良 法官信了騙子的話，這到爲他真算是一個，最大的光榮！

志善 那末，究竟那個是罪魁呢？

虎臣 大概人疑惑，是名叫道帶的教友。

士良 哈！哈！真是滑稽，或許是他的財產誘感了你們

吧！

虎臣（怒而立視）你說什麼話？你這樣凌辱我嗎？翰林你若知道，你當說，因為我是裁判官，理當記出一總的口供。這次我末末了問你，誰是刺客？是教友嗎？

士良 不是！

虎臣 是個仇敵嗎？

士良 也不是！（瞧看守仁）

守仁（恐懼的樣子自語）唉呀！他瞧我哪！

儘淚傾血

虎臣 是個朋友嗎？明智的士良，不敢答應嗎？

士良（自語）（起立往維屏那裏去）如此只好找一個妙計請裁判官寫罷！『陛下要追究誰爲刺客，則求皇上加給我一個最大的刑罰，否則陛下之生命，頗爲危險！』此乃余之手筆。（士良爲此）

（其餘一總的人皆希望的樣子）這是怎麼樣一回事呢？

虎臣（捲起紙捲來）你沒有別的話說了嗎？

士良 沒有了！（出去）

虎臣 士良及志善說再見！（拿紙捲鞠躬而去）

守仁 是不是有一個陰謀黨，謀害皇上的性命呢？

志善（立起） 士良既然知道這個事情，他也必定有把握！

守仁 可是，他疑惑是我殺的呢？

志善 士良知道。（出去）

守仁（從後邊的門出去失望的樣子） 蒼天，老佛爺啊，倘若你不保護我，我以後，總不獻給你祭物了！

（僕人把小椅子安排整齊維屏叫他們出去，維屏

憂愁的樣子走來走去)

齣二 (順德，維屏，萬祥，紅樂)

紅樂 (從外邊喚叫說) 鮮魚！鮮魚！(近來又喚叫，同時把他的籃子放在地下)

維屏 紅樂你好嗎？(維屏及紅樂二人在後台談話)

順德 (急忙走來同紅樂在前面談話) 紅樂啊！我看你真是快活，如同你是從天上降下來的一般。

紅樂 順德啊！我是從監牢獄裏來的。神父揀選了我，爲

他的隨童，你不知道我過的生活是多麼快樂，今天在我懷中，懷抱了聖體，兩點鐘的工夫。

順德 是真的嗎？怎樣你能懷抱了聖體呢？

紅樂 神父做完了彌撒以後，叫我來跪下，問我說：

『紅樂！你就是天主的好兒，你知道麼？我願欲託給你一個寶藏，你知道這寶藏，不能落在外教人手中，你能願意至死，保護這寶藏，如同聖筭爾西西物斯麼？』我很熱切地答說：『好！』神父又說：『盼望你懷中的主宰，平平安安地，領你到監獄』

裏的弟兄們那裏去，因為他們要緊有勇敢爲受死，所以必該領受吾主。」神父說了這些話，就拿好幾個聖體，放在一塊白麻布中，後來好好的摺疊了，放在我的懷中，那時誰能知道我心裏的歡樂，踴躍呢？

順德 我也能當神父的隨童嗎？

紅樂 你的衣服太華麗，怎麼能夠到監牢裏去呢？

順德 你怎麼樣進去的呢？

紅樂 神父說：你若是能夠想法進去，他就托我把聖體

攜帶了去，所以我就立刻去見看守監獄的那個獄卒，給他說：我有意服侍你，可是你每天應當給我一碗米飯，他聽了我這話，就說：「好！」且說：我收留你在這裏，爲相幫我打掃監獄，那麼，我就立時變成了一個神父的隨童。

順德 啊！我的紅樂啊！你真是美好哇！

紅樂 我把聖體送給每一個坐監的，並放在他們的舌頭上，（順德同紅樂到台後邊去接着談話）

維屏（一齊到戲台前邊來）唉！萬祥啊！我們經過的這

個時候，是多麼的悲傷啊！我心中很願意哭出來。
萬祥 維屏啊！你不要忘記了耶穌的話『那些殺害肉身，不能殺害靈魂的人，你們不要怕他們。』

維屏 死，我是始終不恐懼的，且死爲我是極大的安慰，我能忍耐任何事情，可是若不救靈魂，那是萬不能的事。

萬祥 怎麼你不知道，今日在國中，許多致命聖人所流的血，就是日後教友們的種子麼？

維屏 不錯，但是那未來的黑暗，是可怕的，我們也不

知道那個時候，是多麼長久！就是那個時候過去了，我們所看見的，也不過是致命的流下來的遺骨。那醜陋的菩薩，可以誇獎他的得勝，也可從高山上，顯露他的巨腹了。

萬祥 你爲什麼這樣失望呢？你該當知道天主的軍旅，是任何人不能打敗的。

維屏 若是依靠我們自己的勢力，的確是要失敗的。

萬祥（厲聲地說）你不要害怕！監獄中滿了教友，劊子

手拷問我們的時候太長久了，所以現在他們有點疲乏了，這塊地被我們的鮮血染紅了！這就是我們得勝的表示，因我們爲奉教之故，被仇恨我們的負賣了，甚至被他們打死。因爲他們不能減少我們的光榮，所以願意在難爲我們的時候得勝，唱着凱旋的歌咏，到底我們也應當能夠對他們說：你們的勝利是暫時的，可是我們的勝利是永遠的。

維屏
究竟我們的國家，有了什麼過失呢？我覺着天主

已把牠扔給地獄裏的魔鬼了。

萬祥 可是我自信，我是個正教中的一份子。因此這正教已經出過若干的致命豪傑，但你不能知道這些豪傑致命的勇敢。

維屏 難道你看見了他們嗎？

萬祥 你看紅樂正從監獄裏來。紅樂呀！

紅樂 嚶！

維屏 你看坐監的人們，怎麼樣呢？

紅樂 一定看見了。在他們的眼中，滿了淚珠，可是從他

們嘴唇上，表顯出來快樂的神氣，但是那個監獄，是卑賤的，那裏的空氣，潮濕骯髒不堪，我走過時，我的腳，如同踏在泥水裏一般，並且因燈火的微光，遙見有幾個如同死屍。

順德 他們說什麼？

紅樂 他們只念經而已，並且我看見了，在他們當中，有幾人被火燒了的，也有被鞭子打了的，以至於他們的皮膚全破裂了，也有被桿子打的，因此他們的筋骨全折斷了！還有幾個人的肉，全都沒有了。

其餘一總的人，全被扔在碎玻璃當中，可是他們還全念經，呼求天主說：『爾國臨格。』

順德（恐懼）爲升天堂受這些苦，是那末要緊的嗎？

紅樂 順德呀！你還不能懂得，多啗你領了聖體以後，你就覺着有絕大的勇氣了！

維屏 嘿！致命的人，不是沒有知覺，雖然他們受着疼痛，以至於流淚，可是在他們覺着疼痛流淚的時候，他們的心中，却是快樂的，真有莫可明言的安慰。

紅樂 你看我給他們送聖體的時候，看見他們口中，苦渴發熱。因此他們的嘴難看得很，但同時也看見他們眼目中，發顯喜樂的樣子，真如同在黑暗當中一條金光一樣，順德呀！倘若沒有神父的阻擋，我一定在監獄中，同那些要致命的人，一齊升天啦。

萬祥 紅樂呀！現在你不要升天，因為你還應當，同我一齊，在世界上過日子哩！

紅樂 父親呀！你想我怕爲天主死嗎？

萬祥 你該是個有見識的人，因為現在一總要致命的人，全要緊你的幫助。好！你來，我們走吧！維屏
順德，改日再見（出去）

維屏（抬頭望天）孩子呀！你不要忘記了這兩隻手，已經摸了天主耶穌，你如聖了的一般，你以後該當
謹慎，叫牠常潔淨。

順德 紅樂啊！我們不久再見吧！

齣三 (順德 士良)

(士良怒目的進來慢慢的走過戲台別人不理會他)

順德 父親呀！

士良 順德呀！你爲什麼不來安慰安慰，你那憂苦的父

親呀！(坐下)

順德 父親呀！你爲什麼，常常這樣憂思呢？

士良 孩子呀！你不知道，我所願意的沒有別的，單單的願意你，隨時不離我的左右。

順德 (給他一朵花) 父親呀！請你看一看，這是我修理

的花中，最美麗的花啊！

士良 真是美麗呀！

順德 這朵花，就是表的愛情。

士良 我曉得你的心，如同一朵愛情美麗的花也似的！

順德 不錯，但是……

士良 但是什麼？

順德 我這愛情美麗的花，被摧殘了！

士良 你說什麼？難道你有病嗎？前幾天我看你，似乎
失掉了素日的快和。

順德 父親呀！我真是很不痛快，因為這爲我，是最大的痛苦，我也幾乎沒有法子忍耐了！

士良 是爲我的原故嗎？不是你常是我生命的微光嗎？所以我表示出來的，就是你反照的喜樂，若你自己沒有喜樂，怎樣能使我表示出喜樂來呢？你不要害怕，因爲我家中的產業，完全沒有失落，日後必要全數給你的。

順德 順利，他怎麼樣呢？

士良 噯！他是不會想念我的了！

順德 到底他是長子，也有接受遺產的名分哪。

士良 恐怕他能得到一點兒，可是完全的產業，都是你的。

順德 父親呀！我想他日後，必要變爲善人的。

士良 喝！那是不能的事，因爲他那腐敗的毛病，不能改善了！究竟爲什麼原故，你不願意承受產業呢？

順德 我的心告訴我，不要只管這財帛的事。

士良 這是什麼話？你同我一齊過日子，難道不很快樂嗎？

順德 我很喜歡，但是我，還有別的應當盡的責任。

土良 我真不懂你的心意，難道你安慰你的父親，不是爲兒應盡的本分嗎？（溫和的說）我現在只有一個應盡的本分了，就是該當照應你，好好的教育你，以前我很願意爭勝，而免得別人的妄告。到底我不願意回到朝廷上去了，因爲在那裏，我的仇人很多，順德啊！你現在可允許，常常同我在一齊不呢？

順德 是的，我盼望在可能範圍之內，能同你常常在一

齊。

士良
怎麼呢？你怕什麼人呢？你同我說罷！難道我當不起你這個孝敬嗎？你不能同我在一齊，恐怕是因爲你，想念你母親的緣故，因爲她從前，爲我背教的原故憂愁成病，竟然死了，雖然你沒有認識她，可是你良善的面容，如同她一樣，順德啊！你該當寬免，致死你母親的這兇惡的父親，你給我說吧！
你真愛慕我嗎？

順德
是，我真心愛慕你！

儘淚傾血

一一九

士良 你將來，能常同我在一齊嗎？

順德 若是我不死，後來的日子，全全爲你，要是死了，也是爲你而死！

士良 我很感謝你這番好意，若是你真能這樣做，我十分歡悅，你爲什麼不表示出來你的喜悅呢？

順德 現在我心中，如同有個刺一樣。

士良 這話怎講呢？

順德 父親哪！因爲什麼，你不愛慕耶穌呢？

士良（發怒）愛耶穌嗎？爲我是沒有什麼盼望了！你以

後總不要提這個事，你若提這個事，我一定要責

罰你，我的事完全壞了。（忿怒的走來走去）

順德（自言自語的）天主啊！怎麼我念了這麼些經，還不中用呢？日後我願受無論什麼困苦，但求你寬免我的父親。（哭着出去）

齣四 士良 維屏

士良 維屏！維屏！

維屏 唉！我在這裏哪！

儘淚傾血

士良 我才知道順德是教友了。

維屏 啊！是真的嗎？

士良 哈！你這話不中用。

維屏 若這話是真的，你該當不該當，聽他良心的指引？

士良 這是我的事，與你有什麼干涉呢？誰有這麼大的胆子同他說教內的事情呢？

維屏 我勸他進教，並不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心中很平安，因為他是善人，（所以他找着真平安）從前他同和尚們在一齊的時候，得不到一點真平安。

士良 難道他疑惑我從小教訓他的話嗎？

維屏 這個是他本性的善德，叫他這樣。

士良 我不同你辯論了；就在今天，順德應該棄捨他所奉的新教，仍奉以前的天道。

維屏 您有一個兒子崇奉儒教還不夠嗎？順利雖說奉教好久，你却完全明白，他現在是做了一個甚麼樣的人哪！

士良 該叫順德快到廟裏去行祭禮！可是這件事對於他，是好人不是，倒也沒有甚麼關係。不過只有不

該效法他哥哥的惡表，我的意思，你懂不懂？

維屏（和平的態度）主人！請您再准我對您多說一句！
士良 你還要說什麼？

維屏 怎嗎背棄了天主教以後，還有這末大的精神，爲
行惡呢？

士良（生氣）至少叫他外面發顯棄絕天主教的样子。

維屏（平靜而鄭重的）你常常願意你的兒子，有寬宏
大量的心，爲甚嗎現在你願意，叫他成一個欺詐

的人呢？不但你自己從前沒有這樣的胆量，並且你還故意叫你的兒子，也這樣胆怯嗎？你這是怎樣對付你的兒子呢？你這不是叫他，同你一齊，過那失名譽的生活嗎？噫！翰林啊！您所願欲說的話，完全存在你的深心之中吧！

士良 維屏啊！你怎麼還不知道這個呢？若是現在別人知道我的兒子奉教，那就壞了事啦！

維屏 若是爲這個原故，那不要緊：因爲誰也不能阻擋我們，本着智德所做的事。我要同他說，叫他小

心，不可輕易的發現他是奉教的人。我立刻就去告訴他。（去）

士良 你該當告訴他，叫他說話的時候要小心！他若不聽你這個話，我一定要發怒，也要重重的責罰他的。（出去）

齣五 唐守仁 安有爲 （從外邊走入）

守仁 有爲啊！我的性命在你手中，請你設法救我吧！
有爲 爲甚嗎你這樣的驚懼呢？

守仁 因爲士良常常疑惑我破壞他的事，正在審問的時候，他曾怒視了我一眼。

有爲 你該當知道，我們應當想個最後抵抗的辦法。你看現在順利失了他的產業，並且他也隨從了我們，聽我們的指揮。你也該當到裁判所所長那裏去，告訴他，你現在要查考這個責任的所在，後來求他給你兩張證據。這一總的事情都辦妥了，你便該到橋那邊去等候，因爲工夫不大以後，順德就要來的。你們該當檢查檢查他的口袋：因爲

在那裏邊，一定有一把腰刀。因此你就可以立刻，把他抓到局子裏去。

守仁 後來結果怎麼樣呢？

有爲 你連這個還不懂嗎？就是那個口袋，和那把腰刀，要證明他是甚嗎樣的人，因為在腰刀同口袋上，有一個小小的記號，就是宰相的記號。這話你懂不懂？

守仁 你可怎麼樣，得了我叔父的那兩樣東西呢？

有爲（疑懼不安）盼望你不要疑惑我！你該當知道，我

很認識你的叔父。故此我做的這兩樣東西，完全如同他的一樣。一定沒有人信他是殺宰相的凶犯，可是這樣至少，我們可以逼他承認，他是與匪人共了來往。

守仁 到底順德自己一定要說，這兩件東西，是你給他的。

有爲 不能！不能！你這個沒有羽毛的鴨子，就是我叫順利轉給他的；那麼他們兩個人，都要被縛了。這樣可使士良，要光明的樣子保護教友。你懂

不懂我的用意？

守仁 佛爺！這樣究竟我無罪。的確證明了，我父親的仇也報了。

有爲 我決定今年秋天，士良必死，所有疑難的問題，也必同他一齊埋在地下了。

守仁 巴不得你所說的話是真的！倘若是真的，你要甚嗎，我就給你甚嗎！

有爲 啊！這個皇上自己要報答我。

守仁 可是你不曉得我們不能找出殺宰相的那個兇

犯來，皇上的性命是有危險的，這是士良剛才給我們送來的信。

有爲 他真送了這個信嗎？

守仁 這是我自己在末一次審問時，聽見了的。

有爲（很高興）放心吧！士良若考查此事，毫無結果，我們反倒更妥當了。你將要平平安安的，享受他的產業，我還要比你加倍。後來我們能在士良坟前舉觴慶祝，千方百計，撲滅教友的蒼天佛爺！

守仁 你看那個糊塗人來了。（低聲）

齣六 唐守仁 吳順利 安有爲

有爲 警察必要拏住他，到衙門裏去就完了。

守仁 這個是很好的主意。

順利 可是該當在那張紙條上，寫什麼呢？

有爲 我們要寫的就是……——我們所想的計謀，算完全成功了，大概就是這樣的：「教他心內生疑」等等……。

守仁 很妙！

順利 我們把牠究竟送給那一個教友呢？

有爲 那不用說：我們該送給，一齊同我們玩耍的那個
糊塗的朋友——老陸——幾天以前，我們一齊玩
耍的時候，看見了一個致命的教友，因此就哭了，
如同婦道人一樣，就是他。並且奉教後，就離棄了
我們。

守仁 一定我們該當送給他——老陸。

有爲 就是你要指給他，老陸的住處。

順利 我嗎？……不行！不行！這是甚嗎事？若是我送
到老陸家裏去，後來我也要被牽連到衙門裏，那

個不行！

有爲 放心罷！你這個小孩子。你看！我先要寫那張紙條，至于那些錢，若是你願意，我可以借給你，到底你該當叫順利到那裏去，因為我們不能做這個事，但是你該很小心，不要使弟弟知覺，你是哄他。你看怎樣？

有爲
（譏笑的樣子對順利道）嘿！順利啊！你找到了職業嗎？

順利
（憂悶的樣子進去道）喝！唉呀！……

守仁 你怎麼不想一個法子呢？

順利 我昨天想了法子，爲殺害順德。

守仁 難道你有意殺死他嗎？

順利 恨不能的殺死他！但是無法可想。

守仁 這樣不是很妙的法子，並且也不是很妥當的法子。

有爲 你雖然不必用我的主意，可是我有一個最簡單的辦法。

順利 什麼辦法呢？你如果願意幫助我，你就不要說虛

話，該當說實話。

守仁 你真實依靠我們這個朋友嗎？

順利 可是你光要扯釘子。我真實靠託你們。

有爲 你看！你們應當託一個人，把這些錢送給某一個教友，並且在這個口袋裏，放一張紙條，可是不
要教他理會；後來守仁應當遠遠的跟着他，爲指
引他所當做之事，後來送他到公安局裏去，這樣
的不得了，那還有工夫，來管你們這兩個小孩子
的事呢？這個意思你懂不懂？我們應當到衙門裏

告他；那末，他們就立刻要抓他去了。

守仁 所以我們快快走吧！

順利 好！那末明天……

守仁 你爲什麼願意明天呢？這個是急緊的事，該當立刻就作！因爲明天就到了皇上限定的那三天了。

順利 好！我們如今要定當我們一切的事。

有爲 啊！究竟我盼望你說的話，你可說出來了！你看在這個口袋裏，有二百塊錢（給他看看）這裏也有一把腰刀，（給他看看）你把這把腰刀，交給順德

手裏，爲咁他保護自己，這樣好證明他是那個賊人。

順利 這是個很不妥當的事兒！

有爲 你說的是什麼話呢？你看！我們兩個人要發誓，就是今天過晌午，你要同我在一齊，現在你聽着：到了衙門裏，你好證明你是孔夫子的徒弟，至于順德到了那裏，他一定承認他是教友，所以他一承認他是教友，我管保一定他們要趕出他去。

守仁 這個話很不錯！所以我們快快的下手吧！

順利 可是爲這麼一回小事，要費這麼些手續，作什麼呢？我但但的告他是教友就完了。

有爲 哈！你不知道那些警察，爲剿拿罪犯的事，甚忙。你來！放心吧！我管保你今天，一定能得到你的產業。（暗暗的給守仁）這個在我們的手裏！（出去）

齣七 順德在花當中

（片刻靜默）我可愛的花朋友們，永別吧！我覺着離犧牲的那時期不遠了。還有誰想念你們呢？你

們恐怕將要焉了！到底我要告訴別的人，把你們收殮起來，放在我的墳墓上，爲裝飾我的屍首；就是我們要一齊死。可惜！你們覺不着如我一樣的疼痛！一樣的驚懼！想起來那監獄中被火燒的那些肉……（哭）

我的母親呀！真是不能夠……不能夠……可是我知道，單單有致命一事，能夠得到天主仁慈的幫助。我的母親，求你爲我轉求天主，叫我還能領一次聖體。這樣有天主在我心內，雖然困苦

難過，到底也是十分喜歡的，（聽見順利的腳聲，就快快如同從前起來的時候一樣）

齣八（順德 順利）

順德 我可愛的順利，你好麼？

順利（假裝生氣）你今天那麼忙嗎？

順德 我看你非常難過！有了什麼事？

順利 因爲一總的人難爲我，惱恨我！

順德 不！不！在家中沒有一個人不喜歡你。究竟你爲

什麼難過，你告訴我吧！

順利 特特是你自己，想法爲得我的產業。

順德 不！不！產業是你所有的，我是總不要的。

順利 喝！不是你昨天，明明的同我說了，你有一個別人偷不了去，並且比我還大的寶貝麼？

順德 是，不錯！你該當知道，那不是世界上的寶貝，並且同你的權力，也沒有什麼關係。

順利 你說清楚一點兒！

順德 啊！我不願意說清楚了！可是，你放心，信我所說

的。

順利（手持腰刀欲殺順德）

順德 我的護守天神，你保護我吧！（從後台出去）

順利（摩掌）哈！我們喜歡吧！得勝的日子不遠了，我們等着吧！（到園子裏去）

齣九 志善，吳士良，丁維屏，奴隸

士良（兩奴隸扶着無力的士良進，看四面，如昏迷後一樣）

志善 你們把他放在這裏，坐在蔭涼的地方，好叫他喘喘氣。你們去拿一點燒酒來！

維屏（爲預備睡椅，交給奴隸一把扇子，打發別的一個奴隸拿一杯燒酒來）士良大人這樣昏迷，那是自然的，因爲他兩天的工夫，沒有吃什麼了。並且也沒有好好的休息。

志善 天啊！你不要掛慮。若是你心裏常常這樣，一定得不了什麼效驗。

士良（驚懼）噫呀！這三天的工夫，差不多快過去了。

好一點兒了。

志善（坐下）你還該當吃點東西。你們給他拿來吧！

士良 不，我什麼也不要。

維屏 吃點菓子點心，好不好？

士良 我不吃什麼。（維屏出去奴隸們還伺候着士良）

志善（暗暗的先告訴士良）你放心吧！因爲你手中有
一個保全你的東西。

士良 先從懷中取出那塊綢子，然後打開，這就是明朝
皇上年號的單子，到底現在爲我，能夠有什麼益

處呢？

志善 是，倘若你起頭的時候，把這個單子給他們看看，這樣你一定能夠保全你的名譽。

士良 那想到那些惡人們要我呢？

志善 放心吧！還有工夫哪！因為這張文書，可以證明你到如今沒有說什麼。

士良 可是我的仇人太多，因此恐怕朝廷，不能信我說的了。

志善 我如今去換衣服，然後到皇宮裏去，請皇上快一

「點給你一封回信，並且我要同皇上商議一件事，後來我要同他說明單子的事。你想可以不可以呢？」

士良（疑惑樣子）

志善 喝！你想我是一個沒有明智的官嗎？你放心吧！請你到房子裏去，平平安安的躺一會兒吧！也想法睡一會兒才妙。

士良 好吧！我們走吧！（立起來兩個奴隸扶着他對志善說）這件事恐怕不成吧！

志善（在士良後邊走）我想大概可以辦到。

齣十 順利 有爲 守仁

順利（從花園裏來）真是奇怪得很，怎樣我爲得勝，該當費這末大的工夫呢？那些如同蝸牛的人，怎麼還沒有回來呢？啊！有爲來了。

有爲（同守仁從外面走進）順利，你喜歡吧！因爲同你競爭的那個人不能再叫你驚怕了。爲這事你歡喜不歡喜呢？

順利 我很歡喜！

有爲 順德現今被關在囚籠裏了！等一會兒，要有一個裁判官定斷順德的事情。你現在放心吧！不要害怕，因為順德沒有什麼證據，為相反你。

順德 可是我的父親，定要相信哄騙愚民的那個人。

有爲 怎麼？難道你還不懂嗎？（譏笑的樣子）喝！你要告訴我，可是你有什麼證據呢？你不知道守仁，要發誓為證明我是無罪的人嗎？

守仁 順利一定知道。

有爲
我同守仁爲你的這事，也要這樣做，你該留心，是末末的一天，你不要想後來，我要忘了你，我的朋友。我再說一次你該當小心，不要多說話。若你要開口，恐怕你不知你怎樣說好，你該信我的話，因爲只有我，是你的保護。

齣十一

虎臣 同兩兵丁 志善 士良 維屏 前兩人

虎臣
(同兩個兵丁走進叫他們站在跌柵欄的兩旁) 士良翰林在那裏？

儘淚傾血

維屏 嘿！他不願意別人囉唆他。（進來時說）

虎臣 衙門裏出了命，叫他到那裏去，爲審問他，所以應當立刻去。

志善（此時也來了）他身體不大好，請你不要囉唆他吧！

虎臣 叫他來，叫他來！（維屏出去）我爲公事說，這府第，同在這府第裏住的一總的人，應當受他的監督，也等着聽他的命令。

志善 究竟爲什麼緣故呢？

虎臣 剛才在離那大里石橋不遠的地方，拿着翰林的兒子，因爲在他身邊，帶着私口袋，同一把腰刀；但是這私口袋，同這腰刀，就是宰相的。（衆人驚奇）

順利（向有爲）有了什麼事啊！

有爲 你小心！若是你開口，一定要壞你的事！

志善 什麼人給他那些物件呢？

虎臣 在衙門裏要究查的。

志善 哈！這事必是那些惱恨士良的惡心的人作出來的，後來順德必說明這事的。

虎臣他也可以說，到底他也不能不承認自己是奉教的。

衆人順德壞了事。

順利（向有爲）你爲什麼不向我說？

有爲你不要說，你還不懂嗎？

虎臣究竟翰林士良，逃走了沒有？

志善你看就是他，向這裏走着呢。

士良（指手畫腳驚懼走進）不！不！不！則濟利亞，你不要說那些話，因爲不是真事。

衆人 他瘋了。

虎臣 士良你作夢哪？（搖動他）

士良 沒有！沒有！我沒有作夢，不過在我躺下幾分鐘後，則濟利亞，就發顯給我了，兩眼注射着我，如同宣讀判詞的樣子說，盡流淚傾血，你可以壓迫破碎消滅我，但是你不要傷害我可愛的兒子——

順德——

虎臣 我們不能等待了。你們快快的把他送到監獄裏去吧！（兩兵丁抓他走出）兵們！你們該當看守着這

儘淚傾血

一六五

座房子，他所詐來的錢財，必當充公。（出去）
志善（在台後談論片時恐懼的走出）

齣十二 有爲 順利 守仁

順利 有爲啊！你該相幫我，因爲你從前許給我了。

有爲（譏笑的样子）我許給你了什麼？

順利 就是你剛才在這裏許給我的。

有爲 啊！若我真說這話，也不過是一時隨口說出來的
罷了！

順利 你只爲哄騙我的啊！

有爲 怎麼，可愛的順利，你說的是什麼話？

順利 真的，現在我也被你們負責了！

有爲 噯！真是可惜！真是可惜！

順利 你爲什麼不把這事，完全老老實實的告訴我呢？

有爲（狠心的樣子）你不知道一個背教人的家裏，要受神同一總人的咒罵？現在到了我報仇的時期了，所以我滿意作你的劊子手。

順利 可是這報仇的時候，終究也要輪流到我身上來，

我也要到衙門裏去說話。

有爲
喝！你這羽毛不豐滿的小雀，你所說的這些話，一點價值也沒有，你現在只好逃跑，好救你的性命，同守仁一齊走出，我們現在可以享受我們得勝的福了！

順利
有爲啊！你這樣棄捨了我嗎？

有爲
(轉身)你不知道嗎？我們的生活，就如爭鬥一般；勝者王侯，敗者賊呀！

順利
(安然)哼！我自己招惹的患難。我背棄了我的父

親，又負賣了我的弟弟，因此我的朋友們，也棄捨了我，也負賣了我，現在我效法了我父親的惡表，所以現在得了他所受的咒罵，昊天啊！我謝謝你，所賞給我的這種生活，真是有福的，可是現在請你快收回去吧！因為現在爲我沒有用了。（跑出去）

幕閉

儘淚傾血

一七〇

幕肆

佈景 地窟下的監獄左一長方木板中央一木牀台角一杯水
黑暗 一光線射入直照木板窗下有一十字架

齣一 監獄夜（維屏 順德 一信友）

順德（躺在木板上睡覺，左手綁一條白布，有時反身，

呼痛）

維屏（身倚木樁，被拷打以後無力支持，歎說）可愛可憐的中國呀！天主多麼愛你；你也曾棄掉了泥塑木刻的魔像，起始你還愛過他，但現在你已不愛他了。你已迷上了魔，墮在惡魔的爪中，你正在殘

酷的把天主的信徒，一個一個凌遲處死，你正飽
飫了異端和殘殺，但你還不知饜足，還想飲盡無
辜者的鮮血。

可憐的中國！爲着你，我流淚。

但天主的信徒，不畏懼你殘酷的手術，你能磨他
成粉，但我們的靈魂永不爲你屈服，果然我們忠
勇教胞無血的軀殼已躺在地下，躺在虎趾鷹爪
之下，但他們的靈魂發着光，帶着樂，飛向天堂
上，赴永遠的聖筵。

信友（在地下匍匐前來，觸着了維屏，忽然靜默）

維屏（低聲）不要動，睡覺了，你找什麼？

信友 老兄！請你爲天主，給我一杯清水吧！

我的母親傷很重快死，在地窟下，她十分渴，請你給一杯清水吧！

維屏 可憐的女人！在那木板上，恐怕還剩下一點。

信友（伸手）在那裏？

維屏 在右邊，那裏！怎麼你看不見？

信友 我已經看不見什麼了，我的眼睛今天早晨，被劊子手燒壞了，我的足也已軋壞了。

維屏（忍痛起身，拿杯子給他）唉呀！你多麼覺到痛呀！信友 是。我真覺痛！但是你不要憐惜我！恐怕就在今天，我要到天堂上去，一到了天堂上，我的雙目便要明亮了。

維屏 好！你拿去給你的母親吧，裏面還剩下一點涼水，再會！

信友 多謝！天主要報答你，天堂上再會吧！

(拖行出去)

維屏 (注目對着順德) 他還睡着。在天堂上該當得多麼大的榮福呢！和這樣美麗的，充滿主愛的靈魂，永遠生活着，一齊讚美天主的仁慈恩愛。

陶醉在天主懷中！

此後我將多麼孤苦！我的心好似閉在軋機中一般，越早越好，能和他一齊到天堂上去。

但幾天的歎息和流淚，有什麼關係！

我們的天堂既然是永遠的，我們的喜樂當然也

是永無窮盡的！

齣一 萬祥 維屏 順德 信友

萬祥

（摸壁到前邊去找一個刻在牆上的十字架。

跪下，熱心祈禱）

耶穌基利斯督，我等欽崇爾，讚美爾。

爾因此聖架，救贖普世。

維屏 這是萬祥兄的聲音！

萬祥 誰叫我？

儘淚傾血

一七五

維屏 不要作聲。我就是維屏。

萬祥 怎麼？你還沒有到天堂上去麼？（近前）

維屏 （靠着萬祥坐在小木樁上）

痛苦以後，許還有痛苦，但從此以後，就是無邊無岸汪洋大海似的幸福了！你什麼時候來的？

萬祥 我剛來到，我現在正拜苦路，爲預備致命。

有人說，在地窟監牢裏小窗下，刻有十字架聖號。
維屏 是，我們親手刻的。

你將覺到在牢中和吾主耶穌同走苦路，是多麼甘

甜快樂的啊！

你怎麼也被人拿住了呢？

萬祥 爲了一個大過錯，就是救了一個靈魂。

我在河裏釣魚的時候，忽然看見在水裏有個包袱，並且隱隱的聽見有歎息的聲音，我遂就跳入水中，經過了許多阻折，才抓住了這包袱，我剛給他付了洗以後，他就死在我懷中了，然而，從河那邊，發出一個大聲，問我做什麼。不大功夫以後，見有兩隻小船撲上前來，我們遂就被他們綁起來

了。

維屏 神父也同你在一齊麼？

萬祥 不，他還在那野鬼洞裏藏着，在那裏和野鬼同居，一點也不怕，但是外教人近也不敢近前。

維屏 你的兒女們，怎麼樣呢？

萬祥 當着我的面，他們被人活埋在地裏了，並且上面蓋了許多糞，但，這有什麼關係呢？他們早已到天堂上去了。我得做致命家的家長，這幸福是你萬想不到的。（擦淚）

維屏 你的犧牲是多麼傷心啊！

萬祥 到底同時也是使人有安慰的！我惟一的願望就是和他們在一齊越快越好，帶了我末後的小天神順德一齊去會見他們。

維屏 他真是一位小天神，每夜他給我們送聖體。你看將黑時，順德被人送到了這裏，那時他神魂已昏過去了，他的手，被火燒的焦爛不堪，我給他紮上了白布，爲減少些他的痛苦，一連幾點鐘的工夫喊痛叫苦，聲聲刺入我的心，但紅藥給他送了聖

體以後，他便安靜的多了，看來他的痛苦，已經減輕了不少。他的面容發光，也不歎息了，宛如在天堂上一般。

萬祥 是真的麼？他和那兇手有沒有秘密的來往？

維屏 你說什麼話，雖然是仇人，也早已認可了他是沒有罪的人，而且他的死，要叫他們來歸附我們。

他們議決要消滅我們，那是常久的計劃了。但順利的罪，只是我們流血的託言罷了。

萬祥 哎呀！順利是不是我們的兇手？

維屏是。可惜他爲救自己的緣故，竟負賣了他的胞弟，順利已經逃到別的地方去了，他的下落，沒有人知道。你不知道啊！順德從被拿到現在，受過了多少拷問，和虐刑，爲逼迫他說一句不利于我們的話，可幸！天主保護了他，沒有陷在他們的詭計中。

萬祥 照理，他能告發兇手，卽是他的胞兄。

維屏 照理講他能夠，但是怎麼能救他自己的父親和教胞們？

萬祥 若果是這樣，你有理。

維屏 爲信德和愛德而犧牲的，實在值得我們的崇拜和敬仰。順德爲保護他的胞兄，而死，實在比他的胞兄失落靈魂死了好的多。

萬祥 許我同他說話麼？

順德 (醒，坐起來在木板上) 我這是在那裏呢？媽！她不在了？

維屏 (趨向床前) 母親在天上等着你哪！(對萬祥) 你爲什麼叫他醒起來了呢？

順德 你們爲什麼叫醒我呢？我已竟在天堂上了。

寓祥 是。我吵醒了你，請你原諒！

維屏 請你說一說天堂上的景况罷！

順德 (很感動) 哈！多麼大的幸福啊！一位渾身發光的天神，抱着我到了天堂上，無數的天神，也發着奇光，唱着歌來迎接我，都來恭賀我，後來我進到一座華大的花園裏，在那裏，聽見光明的悅耳的歌曲，看見了吾主天主，他緊抱我，我覺着我主的心和我的心，同跳，同躍。

寓祥 呵！內中的快樂，誰都不能描寫形容。

在那裏我的兒女們，也等着我呢！

順德

後來我主對我說：順德啊！你該忍受些困苦，這樣你可以全全補贖你父親的罪，我答說：好！忽然我母親來迎接我，手中拿着穿好美珠的金冠，和一根得勝枝，且對我說：順德受一點痛苦以後，便是永無止境的福樂，說到此，我便醒了。

維屏

許我看你的手足罷！因為在你的手足上，天主願重行他聖子的祭獻。

當祥

（感動）你們接着講你們熱心的談話罷！我還要緊祈禱，爲做我衝鋒的後盾，所以我現在要接着拜苦路去。

維屏

我也去，我雖然已成爲殘廢的人，不能行走，到底，我要勉強匍匐着，和你同拜這次苦路。順德！我暫時離開你，你表同情麼？

順德

好，你去念經吧！我的肉身實在是很疼痛，到底我心中的喜樂，却也是不能形容的。

當祥

耶穌基利斯督，我等欽崇爾讚美爾！

儘淚傾血

一八五

順德 信友也匍匐著拜苦路念一樣的經文。

私語時，將遙聞維屏萬祥同念的：「耶穌基利……」

齣三 順德 (天漸發白)

(立起，步至鐵柵，跪下，祈禱)

順德 這可憐多愁！充滿淚和血，而不能分得你的福樂，
和你的和平的中國啊！

哎！祖國，我將要離開你，但我離開你，爲的是到
天堂上去，我求你給我花，而你反到給了我棘，我

這肉身被你凌遲到這個地步，但過不多時，我的肉身，你便可以安息了，安息在土中，天主的天神，將展開他們的翅膀，在你身上飛着，撒永不死的種子，日後天神重來吹號筒的時候，我再來迎接你，叫你穿上光明的衣服，天上光明的星，美麗的星，星，星。

我的護守天神啊！你是否正來為收取我的靈魂，好，你就來罷！我好同你一齊到無窮福樂的海洋裏去，當我在刑架上受刑之時，真足受了莫可名

言的痛苦，他們極力拉我的四肢，我因受痛不過，以至於昏迷了，請你看我這被燒如木炭般的手，真想不到是多麼疼痛的啊！

我的護守天神啊，你快來吧，我真忍耐不住了！

我的母親啊！你還不叫我到天堂上去嗎？難道我的補贖還沒有做完嗎？噫呀！不但父親連經也不念，而且順利還是那麼爲非作歹，爲此我還不能成爲一個完全的犧牲，吁吾主耶穌，請你幫助我吧。（念經哭）

齣四

(天亮了) 士良 志善 虎臣 順德 維屏

萬祥 獄丁 提前三人來 士良心中憂悶，宛如
昏迷了一般。

志善 (譏笑的樣子) 喝！驚動了朝廷的，那個十四歲的孩子
孩子來了！就是他！

虎臣 (手中拿着一捲紙) 還有一點鐘的工夫，就到正刑
的時候了，但是寬洪的皇上，還許翰林同他兒子
談一談，爲叫他知道那個密事，究竟是什麼樣，到

底你不過只可談兩句話。一，你應該告訴你的父親，那個是凶犯，這樣好救他。二，你該棄絕邪教，這樣你也可以自救，獄丁提坐監的來！

獄丁（出去喊叫）嘿！你們一總的狗徒們，到這裏來吧！

（推維屏，萬祥再走進）

虎臣 那十個坐監的都來了麼？

獄丁 今天黑夜，有兩人已經死了，有別的走不動了！

虎臣 不要緊，你們先告訴皇上判斷過的說：乾隆皇上下了詔，廣採木石，在京師近郊，建立一座天壇，

又高又大，應符先師孔子傳授的，祀天禮儀的莊嚴，你們都要作祭神的犧牲，先應該把你們放在熱水鍋洗三次，後來將你們活埋在天壇底下，因汝等不欲將你純潔之心，獻給國神，故當流血，爲賠補此事，獄丁，你預備好手銬了嗎？（虎臣同獄丁出去）

維屏（喜歡）哈！天堂是多麼美麗好看啊！到底工夫不大以後，你要完全屬於我們了！

志善（發怒）你們往後邊去！（維屏同萬祥往後去）

不時，來看順德，維屏，在木板上。

士良（一言不發，用目注視她）

志善（靠近順德）可愛的順德啊！你怎麼樣了？

順德 叔父你好麼？（且看其父）

志善 我看你的難過，是因爲在你心中，還有孝順的心腸，到底你看一看，你的父親，這樣憂悶難過，不是爲別的，就是爲愛慕你的原故，難道你愿意叫他咒罵你麼？

順德 你不知我死，就是爲叫天主降福我的父親，因爲

他知道我的心，是怎麼樣的。（同志善說，且視其父）

志善 我真不懂，你這個聰明的孝子，自己信這迷信的道理，還以為妙事，甚至于破壞家中的事。

順德 天主在萬物以上，所以我們定當聽他的命。

志善 難道他也在你父親以上嗎？

順德（靠近其父）父親啊！天主也是你的父親！

士良 你這個凶惡的人離開我吧！你真沒有人心，並且你的心，如同狐狸長虫的一般。

順德（跪下）父親啊！只請你殺了我吧！可是請你不要再罵我了。（士良轉過身去）

志善（拉起順德來）你怎麼還這樣的固執呢？

順德 怎麼？難道我應當相反我的良心，變成一個罪人嗎？

志善 你看：你不過單單的用嘴說出來「背教」兩個字就完了！

順德（毅然）要是在我心中，有尊威的熱血，乃是父親給我的，他和你所賜給我的最大的智識，便是

不折不撓的，盡我的天責，現在你軍事大臣，也知道守天責，你怎麼到逼迫我棄責呢？逼迫我這麼一個小孩子，好似在酷刑前，在死前，我也決不退縮，好似大丈夫在物質的利益前……第一，先事奉天主，因為天主在萬有之上……啊！我說的話，一定是天主借着我的嘴說的！

士良
(驚懼)

志善 翰林啊！我們真比不上你的兒子。(往傍邊去)

士良 (嗚咽，且看遠處) 我記得從前有一個兒子叫順德

儘淚傾血

一九五

的，他很聽命，也很憐憫我的，常常在我左右，同我閒談。

順德（靠近他）父親啊！

士良 他無罪的請求，多麼安慰我這個受創的心呢？

順德 父親啊！

士良（發怒）你這個可咒罵的人哪！你這樣凌辱我，你還叫我父親作什麼呢？

順德 父親啊！我就是你所喜歡的順德，難道你忘了嗎？
士良 啊！你這個不孝的人哪！你的父親沒有在這裏，他

在蚊窠裏哪。(推開他哭)啊！我記得我的小兒順德是多麼愛慕我啊！

順德 父親啊！

士良 我的小順德，他總不叫我難過流淚。

順德 父親啊！(抱着他)

士良 (推他，且打他一下子) 喝！難道你還要譏笑我嗎？若你愛慕我，必定早聽我的話了！

順德 父親啊！不能不能，你這個話，我不能聽從。

士良 怎麼樣？你再說一次「不能」，你還這樣故意傷

我的心嗎？你真不願意告訴我，什麼人給了你那口袋，同那把腰刀嗎？爲的是免我不死，同別人許多的凌辱，若你這樣愛慕我，到不如你用全力來惱恨我。

順德 若是呼號他的名字，能設保護你的性命，可是我已經說了好幾十次，也毫無效驗。

士良 什麼人告訴你，呼求這個人的名字，是毫無效驗的呢？

順德 神父說的！

士良啊！神父說的！你告訴我，他所說的話。（用力抓着）他）難道他也說了，你該負責賣我嗎？

順德 不！不！（他抬起頭來往上看）你忘記了我母親從前說的話嗎？就是你的過錯雖是大，然而日後，尙能獲天主的寬赦，到底該當「流淚傾血」。

士良（生氣，推他）噯呀！現在我該當受天主的罰，因為我是一個背教的人。噫！連你也凌辱我，也不怕壞我的事，一總的人都棄絕了我，連我的血，也好像攻打我一樣，為什麼地不裂開，把我吞下去

呢？

順德（趨前，抱其父）父親呀！你不要說這樣的話，你還應當同我們一齊到天堂上去呢。

士良 你撒開我吧！因為我是被天主棄絕的人。

順德 你放心吧！因我的死，可以補贖你的罪過。

士良 你撒開我吧！（用力推開他）

齣五 虎臣 兩劊子手 一獄丁 前人

虎臣（獄丁領虎臣同兩劊子手進來，兩劊子手拿着棍

子手銬脚鍊)

皇上派我到這裏來，告訴明智的士良，從這個凶犯的口中，得了什麼沒有？

士良 你們當中有一個凶犯，並且他暗暗的設法，爲壞我的事，這個人必在你們當中，只有這個人能找着這事的凶犯！

虎臣 這不是談話的地方，也不是講話的時候，我末後再問你一次，可否證明這是個無罪的人？

士良 一定可以證明的，但是沒有法子，因爲這證據，在

這狐狸人的心中。你說罷，你這個奸險的人，你說出來，究竟是那一個人呢？

順德 天主啊！求你相帮我吧！

士良 喝！難道你還不願意說嗎？既然是這樣，不要等劊子手來殺你，我先掐死你吧！（掐他的脖子）

志善（想法分開他們二人）不要這樣，不要這樣，難道你瘋了嗎？

士良（用力推順德順德跌在地上時，呼求天主）唉！雖然養育了他這麼些年，可是他毫無感恩報愛的

心，若我養了一條長虫到如今，恐怕牠還要報恩於我呢。

虎臣 你看你的判決書在這裏呢，因為你的罪是十分凶惡的，該在一個公共場所，剖開你的肚子，可是因為你的歲數還不到，所以按着法律，是不可的，這樣你可以免受這種刑罰，可是該用棍子，把你打死在獄中。

順德 吾主啊！求你相幫我吧！

虎臣 若你定志棄絕你所奉的教，不但不受這種刑罰，

並且你同你父親，還可以得赦。

順德（立起來）我不能棄絕我所奉的真教，就是你們把我的身體消滅如灰土一般，我也是總不能隨從你們的。

虎臣 哎！這些教友們呀！他們寧願被人消滅他們的肉身，到底一句背教的話也不肯說。

齣六

順德，維屏，萬祥，士良，志善，虎臣，同劊子手，有爲，守仁，四兵丁

（萬祥同維屏二人在後台萬祥扶着維屏兩劊子手

也在後台獄丁領有爲守仁兵丁們進來後獄丁同劊子手們講話並作手勢有爲穿着龍衣帶着高帽子中央有一棵發光的圓珍珠四兵丁手中拿着戈帶着兵帽有爲隨後走進吩咐四兵丁立在門兩旁）
守仁（向有爲）盼望今後不順心的事，能告一段落吧了。

有爲（傲然）喝！守仁！你看士良的疑心，快要消失了，這一次定能致教友們於死命，這才滿我的盼望呢！

虎臣 給有爲大官行禮吧！

有爲 (作譏笑狀) 請你原諒，因爲我本當早到這裏來弔慰你的傷心，那料想，在你家中找出來了那些兇犯呢？本來在一個背教人的家裏發顯此事，是不足爲奇的。

士良 怎麼你這麼一個沒有胆量的人，只會輕慢我這個已竟失敗了的人呢？

有爲 嘻！輕慢一個失敗了的人，是衆人共有的一種心情。

士良 你說的話太過于了！

宥爲 你真不按良心說話！衆位先生們，我代替皇上，先告訴你們吧！就是該當厭惡這個背教的人，這就是順利——兇手——的父親。

士良 怎樣順利是兇手？

宥爲 是，他一定是兇手，教友們給了他許多的錢，爲叫他把宰相殺死。

維屏（從後合）你真誣告人！

宥爲 你們這些狗黨們呀！不要說了！

士良 是的，你所說的，儘是謊話。

有爲 一定不是謊話，我們二人（有爲守仁）從前，在衙門裏呼天發了誓，如今當着你們，還要發誓，在你被獄丁拿去的那一天，我看見了順利，拿着宰相的那口袋，同那把腰刀，這不就是順利犯罪的憑據嗎？

士良（驚懼）順利在那裏哪！你們叫他來，我要問一問。

守仁 喝！叫他來，吳翰林，豈不知昨天下午，我們從河

裏把他的屍首拿上來了嗎？

士良 噫呀！怎麼？難道他死了嗎？

有爲（作恨心狀）他死是該當的，好免去劊子手掐死他。也爲免去衆人看他，快死時的一切景况，所以他自己投河死了，他真是一個最明白的人啊！
（向守仁點頭示敬）

維屏 噫呀！他真是一個可憐的人哪！

順德 順利啊！我愛慕你的心情，爲你有了什麼效驗呢？
若你真有手足之情，若你真認明了我的心，定不

該想我要報仇，更不能自殺。

士良 你們的計謀真算是妙，把一總誣告的話，全放在這死屍順利的身上了，你們真如魔鬼一樣。

有爲 慢慢的，不要忙，現在這裏還有一個活人哪！順德來吧！我要看一看你，有沒有胆氣，就是你該因着天主的名字發誓說：「你的那把腰刀，那口袋，是順利交給你的」不是？但你該小心，若是你撒了謊，這樣你的天主在一總的事物當中，是最可惡的一個。

順德（疑惑）

士良 順德啊！我現在懇切的求你。就是該當保護你哥哥的名聲，你說吧！若你不說，那一定就是這樣的。

順德 一直到盼望救他性命的時候，我沒有說，可是現在他已經死了！所以我可以說了！

士良 那個兇手，難道是他嗎？

順德 父親啊！可惜！可惜！就是他。

有爲（向守仁）啊！我們得了勝。（衆人皆驚懼不安，有

爲誇獎自己的得勝)

守仁 現在我們，可以再喘一口新氣吧！

士良 你這個可咒罵的人哪！你做了這末兇惡的事，負賣了你的哥哥，敗壞了我全家。嘻！你不知道爲你的原故，我的心多麼的悲傷啊！並且我的眼淚，已竟爲你流乾了。（將絲繩擲在地上）你這個死東西啊！本來你該是我的救援，而現在你反害了我，你去吧！

守仁 你流淚是你自己找的，該想一想從前在那個地

窖裏，滿了被你屈害的人，並且你也致死了我的父親，可是現今，天主要在你的身上報仇了！

有爲 衆人厭煩的人哪！現在你不該再這樣做了！裁判官，你判決了沒有？

虎臣 爲那小孩子，我已經吩咐了。

有爲 劊子手們！你們按我說的做吧！就是現在該當下手。順德我藉主永不負屈！（劊子手們捆起順德的手，也把他吊起來）

虎臣 爲吳翰林，現在還沒有到時候。

有爲 怎麼呢？我來正是爲吩咐他下手，作這個事情。

士良 喝！你這個小小的兵頭，對於我士良，可有什麼權力呢！

有爲 若不是你的偏情，遮蓋著你的眼，翰林一定知道現在同你說話的，並不是一個小小的兵頭，實在是一個大官，就是一員閣老。

士良 自從何時，你這個放肆的人，作了閣老呢？

有爲 你不要管我的事，但我告訴你一件事，就是皇上賞賜了我這個地位，並且現在我也要實行我的權

力，就是要壓死你這個，害天害地的癩蛤蟆。

士良好！但在壓死我以前，一定要察考你的常處，同你的道德，究竟是怎麼樣的。

有爲（注視地上之那塊絲布拾起細細觀看）

守仁伶俐的有爲，閣老昨天找着了一件貴重的文書，後來送給皇上了。

士良志善（掛慮彼此對看）給了一件什麼文書呢？

守仁（安然）在這件文書上寫了，在一個暗地，埋起來了明朝的寶貝。

士良（大怒如雷對有爲）閣老先生，難道那文書，在順利的手裏？若是，定是我的！

有爲（大模大樣的）不不，不但順利沒有看見，就是別的人，也沒看見，但是我一個找出來的……

士良（從有爲手中搶絲繩）就是在被你這個魔鬼，殺死的那個宰相的口袋裏，現在我可脫了危險（搖那條絲繩）噫！請看，他就是那個兇手。

衆人 怎麼樣！（自語）他說的是什麼話！難道他作夢嗎？

士良 是是！他一定是那個兇手，守仁請看，現在那個野獸，被我誘出來了！

有爲（疑慮作勉強狀）不，不！這是妄告的話，這是妄告的話！

志善 你這個沒有胆氣的兇手啊！現在你所說的，沒有用處了！

士良 我可愛的順德啊！你也脫了險了！（抱他）（對有爲）你從前所說的，不都是虛假妄告的話嗎？你看那文書的一角，在我的手裏哪！啊！我得勝了！

有爲大官，現在你的道德，必定要受一種相當的報答。裁判官，暫時先請你停止這判斷，先請你領我朝見皇上去吧！

有爲 刑部已竟判決了。

士良 到底現在我們，又找着了一個新的證據，就是從前我們，認爲玄妙的那件事兒！

有爲 什麼？什麼？一個兇犯總不能外出。

士良 我有權柄，爲朝見皇上。

虎臣 好！權柄是神聖的，任何人也不可禁止，兩兵丁跟

我來！獄丁開門吧！明智的士良，我們去吧！（有爲生氣）（獄丁開門）（兩兵丁跟吳士良出去）

守仁（向要出去的虎臣低聲講話）嘿！小心！不要叫他逃走了。（指着有爲虎臣）

虎臣（讚成守仁所言同獄丁出去在外邊說）獄丁們！關門，跟我來！（獄丁立刻把門關上）

齣七 有爲 志善 守仁 維屏 萬祥 兩兵丁

有爲（理會自己在獄中後立時跑到門那裏喊着搖動兩

劊子手)

開門！開門！護兵之大官，命你們開門！哎！誰知道背教的士良，要在皇上跟前誣告我什麼呢？

志善
有爲啊！他不過只能談實在的事，那個宰相自己，（除皇上外）知道那張文書，但他這個狡猾的人，不知怎樣，也得到了這張文書，並且也得了這文書中，所包括的益處，而且就是但刺死了宰相。

有爲
哎！這是謊言。

志善
一定的，你就是用個法子，騙了順利，並且也教他

負責了他的弟弟順德，你真是一個兇惡的人。你也殺了守仁的叔父，你的良心在那裏呢？你用那口袋，不過爲掩飾別人的眼，免得別人疑惑你罷了！狡猾的人哪！你要等到順利死後，才把那文書給我們看，是不是？到底你沒有看出來，在那張文書的後邊，還缺了一塊嗎？你真不能想到，這塊東西，在別的人手裏哪！

有爲（失望）哎！我這個糊塗的人哪！怎麼把自己賣了呢？

那想到那張文書，如蝎子一般，害了我呢？（再搖動門）獄丁開門吧！等一會兒，我要給你二百塊三百，四百，你要什麼，我就給你什麼，但你快開門吧！你這個魔鬼呀！我命你開門，哎呀！壞了事！壞了事！嘻嘻！嘻嘻！我從享福的地步……

守仁 負賣人的人哪！要被斬首的人哪！本來到如今，我很看重你，也依靠你，可是現在我曉得，你是這樣一個人，所以我該當求菩薩寬恕我的愚昧無知。

有爲 雖然壞了事，可是我先要報明給劊子手們，該當聽我的指揮。

志善 現在一總的事，還無從判斷。

有爲 這是那一個說的呢？

志善 這是吳翰林說的。

有爲 可是他沒有權柄，他如同瘋子一般。

志善 從你說的這話看來，可以知道，他是一個沒有良心的。

有爲 到底現在只有我一人有權柄。

志善 你等一等吧！不大工夫以後，士良要回來，那時再判斷吧！

有爲 劊子手們！若他來晚了，我定要責罰你們，因為你們沒有聽我的指揮，若你們聽我的命，馬上該當把順德，送到死刑的那間屋子裏去。

順德 叔父啊！再見吧！請你替我抱着我的父親吧！
維屏！萬祥！我們在天堂上再見吧！

志善 （撲到有爲身上）你這個沒有良心的人哪！還要難爲這無罪的小子嗎？

有爲 兵丁們！小心保護我吧！（兵丁們前來保護他同
劊子手，志善想法不叫他們把順德送走可是有
兵丁阻擋他）

齣八 有爲 守仁 志善 維屏 萬祥

志善 你這個借着人樣兇險的野獸啊！你怎麼就不可憐
可憐那個小孩子嗎？

守仁 你真如一個泥人，外面只穿着大官的衣服，內裏
却什麼也沒有。

志善 工夫不大以後，你也要被劊子手殺死。

有爲 雖然我也一定要死，可是在頭死的時候，心裏十分快樂，因為我已滿了我的盼望，從前我不想別的，只想消滅那些狗徒們，對於士良，我也想盡了方法，爲壞他的事，因爲常保護那些狗徒們，所以我的死，是滿了快樂的死。

萬祥 這滿足快樂，不是人的，乃是魔鬼的。

維屏（如有口才者然）喝！你這個妄想的人哪！你所作的得了什麼效驗呢？不但爲你沒有好處，而且反

倒一方面爲天主，有更大，更多的光榮，又一方面，在天堂上，增加了一位新聖人，你雖然用盡了你的力量，可是你絲毫也不能搖動大基利斯督的仇敵呀！自己常毀自己的事，基利斯督要在他的骨骸上，建立他光榮的寶座，也要永遠得勝！

有爲
你這個糊塗的老頭兒啊！算了吧！因爲你的一隻脚，已經埋在墳墓裏去了。

維屏
你不知道墳墓，爲信友們，宛如搖籃爲小孩子們一般的喜愛，死，不但如日落，也如日升，你們這

般可憐的人哪！沒有這個盼望。

有爲喝！教友們的肉身，難道不如同我們一樣要毀滅嗎？

維屏 那不要緊；可是你該當知道，天主的全能在世界窮盡的時候，要找出來一總人的，每一個細胞，使之從新復元，然後把他們送到天堂上去，有爲啊！你的一隻腳，已經埋在墳墓裏了。你怎麼還不想想救靈魂的大事呢？可是爲救靈魂，沒有旁的法，惟一絕妙的法子，就是要信基利斯督。

有爲（如無神派）喝！我該當救靈魂？我救了靈魂，爲我可有什麼報答呢？

維屏 若你真救了靈魂，可以一直的到永福的天堂上去。

有爲 可是，我到你的天堂上去，你能給我多少報答呢？

維屏 喝！我不能報答你，只有我的天主，能報答你。

有爲 你爲奉教，那些和尚一定給了你不少的錢，可是我要奉教，什麼得不着，你想我是那麼糊塗的人

麼？

維屏 你們這些明白人哪！真如瞎子一般，我所說的，你們一點也不懂。

萬祥 屬于肉軀的人，不能領受天主的事理！

齣九 士良 順德 虎臣 前人

獄丁給士良虎臣開門

士良 (慌忙的走進) 皇上聖旨，就是現在還不能處決這事，有爲先生，爲你沒有什麼盼望了！順德在

那裏哪！（此時虎臣走進拿着皇上的聖旨）

志善（此時已到死刑屋裏去喊叫着）不能處決！（萬祥同他一齊走出）

劊子手（進來）沒有法子了！太晚了！

有爲 很好！很好！

萬祥（抱着快死，滿身是血，且呻吟的順德，抱他放在木板上，維屏，順德，志善，相幫萬祥，扶着順德）

士良（跪在順德身旁）我可愛的小兒啊！你不要棄捨我，難道你願意死嗎？（此時發顯失望樣）

順德 父親呀！天主願意我爲他流血。

士良 我無罪的小兒呀！應當我爲他流血，不是你爲他流血，因爲我是罪人。

維屏 天主正願意無罪的人流血！（離開順德，到士良那裏去）

順德 父親呀！我死是爲的你，可是在最末後，請你對我說，你還要愛慕天主吧！

維屏 難道你還要叫他在頭死的時候難過嗎？你知道他死，實在是爲補贖你罪的原因，所以請你歸向

天主吧！

士真 我離的天主太遠了！

維屏 天主又降臨到你跳動的心門了！勇敢吧！

順德 父親呀！

士良 我可愛的小兒，現在我許給你，我定要回頭，可是你不要死。

順德 父親呀！我很感激你，因為我現在，死的是十分喜悅的，我們在天堂上再見吧！母親呀！現在我的本分，是否盡完了？我能不能到你那裏——天堂——去！（伸開兩手）美麗的天神們呀！多少呀！

儘淚傾血

一三三三

我來我來！（斷了氣）

士良 順德！順德！（哭聲）

維屏 天神們，送他到天堂去了！

志善（感動站起來）這個小孩子，真是一個英雄，他所奉的教，既然能造出這樣的人來，必是真教。

虎臣 可不是嗎！我也很覺感動。

有為 喝！萬不能可憐一個教友，因為他們是最可惱惡的人！我的死刑判定了！從前我不願意犧牲士良我的全家，現在完全失落了！什麼人也沒有了！

至公義的天主，請爾因此犧牲，赦免我重大的罪人吧！

末齣 仲俊 前人

仲俊（進來遞給虎臣一個紙捲）皇上命我送給大人這一個紙捲（虎臣打開這紙捲念）立即送有爲到獄中，直至判死刑之期。

有爲 天哪！（被獄丁拉出去）

虎臣 從今以後，一，士良可自由行動，二，歸還其一切財產，三，恢復其翰林之地位，四，許給他一個大

報酬。

志善 勇敢吧士良！（扶他站起來）你看現在可以表白你是無罪的人，並且你舊日的名聲，也恢復了！比從前更光耀。

士良 你說的這些話，爲我是個最大的恥辱，你看他們爲叫我背教，給了我許多財物，很大的光榮，頂高的地位，到底沒有給我，真正的平安，他們把我全家的人，一個個全殺死了，並且我的眼淚，被他們也全擠淨了，欲哭而無淚，噁！這就是我背教人的

報答，所以我不願意再要這樣的報答了！

虎臣 明智的士良，難道你不願，接受皇上的這些恩典麼？

士良 我實在厭惡這些東西！

虎臣 可是你等着皇上，賞給你別的什麼恩典呢？

士良 我只等着斬首就完了！

衆人 等着斬首？

士良 是，我就盼望斬首，我是教友！

閉幕

儘淚傾血

一三七

87

719292

